

## 早期南海航路與島礁之發現\*

陳鴻瑜\*\*

關於在南海航行最早的成文紀錄是在西元前第2到西元前第1世紀，當時船隻性能有限，都是沿著海岸線航行。因此，主要的航線是沿著中國、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印尼群島航行，而未敢向海中航行。在第3世紀發現了西沙群島，至第5世紀，航行技術提昇，船隻可以從中國廣州直接航行到印尼的爪哇島。然後從爪哇島航行到婆羅洲、菲律賓南部。在第7世紀有從中國越過臺灣海峽到流求國之紀錄。

在第10世紀中葉，船隻構造更為先進，能抗拒強勁海浪，船隻可以遠航，故可越過有激流的臺灣海峽到澎湖、經臺灣南部到呂宋島、菲島中部；以及從越南南部經婆羅洲西部到東爪哇。在第13世紀發現中沙群島、第15世紀發現東沙群島和第16世紀中葉發現南沙群島，顯然是當時船員想直接從中國或越南航行到菲律賓或者想從呂宋往西北航行到中國時，才發現該一群島。探討早期南海航路之發現，有助於瞭解該一地區人口移動、貿易以及文

---

\* 本文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0年度之獎助，計畫編號是：NSC100-2410-H-032-056。

\*\*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聯絡地址：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No.151, Yingzhuan Rd., Tamsui Dist., New Taipei City 25137, Taiwan (R.O.C.))

明發展的脈絡。

關鍵詞：南海、南海諸島、中國、越南、呂宋、萬里長沙、千里  
石塘

## 一、前言

人類在南海沿岸進行航海活動，起於何時，不可考。他們開始時利用何種航行工具在南海沿岸地區活動，也不可考，但可以推論應是使用簡單的木製器具或浮水工具。他們使用現代意義的船或舟在南海地區航行，有文字記載的是在《漢書》（〈地理志〉，「粵地」條），該書記載漢武帝時曾遣使到南海海島諸國，其航程記載如下：

漢武帝以來，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洲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賚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浪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sup>1</sup>

黃支國可能位在緬甸南部的卑謬(Prome)。<sup>2</sup>

該段文字顯示這是南海諸國首度前往中國貿易和朝貢的最早記載。而且應是南海諸國首先搭船前往中國貿易，至於搭何國的船隻，船隻大小均無記載。此後，有關於在南海航行的記載，在中文文獻上日漸增加。由於航海的關係，航海家對於南海中的島礁和沙洲也有相關的記載和傳說，這些島礁和沙洲對於航行有害，故成為航海家必須注意的地區，此直接影響航行的路線。

本文擬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最早南海航路和島礁初次發現的時間，利用

<sup>1</sup>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粵地」條。

<sup>2</sup> 陳鴻瑜，〈西元初期至第七世紀環馬來半島港市國家、文明和航線之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8期(2007.11)，頁131-188。

其初次發現的航路和島礁的時間，來分析南海地區早期航路發展的過程。同時藉以瞭解在中文文獻中南海島礁出現的時間。而為了對照，本文也透過網路資料查知西方國家繪製的早期南海島礁地圖。本文所討論的南海島礁的對象，按現在的稱呼，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南海中的其他島礁，及不同時代船隻之種類、性能、噸位數、貿易港口情況等，與本文主旨無關，故不予論列。此外，中文著作對於南海諸島的古書記載的地名，在解讀上有非常嚴重的歧異，本文不一一列舉佐證，而擬依據島礁位置及同一時代的用語，做出自己的判斷。

## 二、從中國到爪哇的航線

遠在西元前第 1 世紀，漢朝與東羅馬之間的貿易，即是經過南海，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印度人、馬來人都是取道南海到中國，南海諸島遂成為中國人地理認知之一部分，南海也成為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之一部分，但是，這要到第 17 世紀以後才有較清楚的輪廓。

關於南海與中國之歷史關係，資料記載不一，中國古代稱南海為「漲海」，表示該一海域波浪不平穩，船隻航行該海域會覺得海浪濤湧，猶如海水膨脹一樣。西漢(前 206 年至 25 年)時期，由於交通聯繫的需要，中國與印支半島之間開闢了一條通過漲海的航路。東漢時，中國地方行政官員開始在漲海一帶巡行(見《太平御覽》，卷 60，引謝承撰的《後漢書》)。<sup>3</sup>山繆爾斯(Marwyn S. Samuels)則認為：

南中國海及諸島在何時及如何首次為中國人或學者所認知的世界地圖之一部分，無法知道。但透過以航海為生的南粵(Nan Yueh)人之媒介下，而使得今天稱為南中國海的部分「南方之海」，其成為中國地理語彙之時間不會早於西元前 112 至 146 年期間漢朝把南中國納入版圖之時。無論如何，我們可以乾脆俐落地說，直至西元 53 年(作者按，此年代有誤，應是 43 年)馬援率 2 千艘船征日南郡(中越)後，中國

---

<sup>3</sup> 史棟祖，〈南海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人民日報》(北京)，1975 年 11 月 25 日，2 版。

船隻始經常訪問該地區。此後，南中國海逐漸受到中國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之注意。<sup>4</sup>

最早有關南海和海中的沙洲及島礁之史籍，是三國時代萬震所寫的《南州異物志》，其中寫到漢代從馬來半島到中國大陸的航行路線：「……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sup>5</sup>康泰在「扶南傳」中也寫道：「漲海中，倒珊瑚洲，洲低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sup>6</sup>

《太平御覽》也有「漲海」的記載，如卷 60 說：「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海，舡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sup>7</sup>卷 786 曰：「又曰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用，不知盡。」<sup>8</sup>文中所說的「漲海」，即今南海。至於「磁石」，是指末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因船隻碰到這些暗礁就擱淺遇難，無法脫身，猶如磁石之吸附一般。<sup>9</sup>惟山繆爾斯則認為「漲海」可指南中國海整體，也可指東京灣。<sup>10</sup>惠特里(Paul Wheatley)則引述《梁書》和第 3 世紀其他文獻，證明「漲海」是指泰國灣。<sup>11</sup>然而，據前引《太平御覽》之說法及《梁書》之說法：「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簿國(按：即爪哇)，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sup>12</sup>很顯然「漲海」是位在扶南(今柬埔寨)之東，不可能在泰國灣，也不可能東京灣。

西元第 3 世紀，晉朝人裴淵所寫的《廣州記》，曾提到珊瑚洲，他說：「珊瑚洲，在東莞縣南五百里，昔有人於海中捕魚，得珊瑚。」韓振華認為

<sup>4</sup>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Methuen, 1982), 10.

<sup>5</sup> 引自史棣祖，〈南海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2版。

<sup>6</sup> [宋]李昉等人撰，《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59)，第2冊，卷69，〈地部三十四〉，頁437。

<sup>7</sup> [宋]李昉等人撰，《太平御覽》，卷60，〈地部二十五〉，頁400。

<sup>8</sup> [宋]李昉等人撰，《太平御覽》，第10冊，卷786，〈四夷部七〉，頁3423。

<sup>9</sup>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載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1-14；史棣祖，〈南海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2版。

<sup>10</sup>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10.

<sup>11</sup> 引自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10.

<sup>12</sup> [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3冊，卷54，頁788。

珊瑚洲可能為現今的東沙島。<sup>13</sup>不過，從方位來看，東沙島位在東莞的東南方，而西沙群島是位在東莞的南方，因此，珊瑚洲可能是西沙群島。

從第 3 世紀後，中國能建造較大的平底船，因此有關航行南海諸國，日漸增加。唐朝姚思廉撰《梁書》一書中的「海南諸國傳總敘」說：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洲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渺，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sup>14</sup>

而正史中記南海諸國者，有《宋書夷蠻傳》、《南齊書蠻夷傳》、《梁書諸夷傳》，李延壽的《南史夷貊傳》，則總其成。

早期船隻受限於性能，必須沿著海岸航行，從中國南邊港口出發後，船隻沿著越南外海航行，會經過越南中部廣義、平山一帶的岸外的外羅山，南下經過湄公河口外的崑崙島。《廣東通志》記載：

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互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於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西注為諸番之路，天地設險域華夷者也，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也。惟老於操舟者乃能察而慎之。<sup>15</sup>

崑崙山，應為越南湄公河出海口外的崑崙島。

在第 5 世紀以前，船隻到崑崙島後，繼續南下到暹羅灣沿岸國家，然後到馬來半島沿岸國家。而船隻從崑崙島南下直接越過南海到蘇門答臘島的時間約在第 5 世紀初，法顯的佛國記對此一航線有清楚的描述。

法顯是東晉時代的和尚，受到當時陸上絲路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的影

<sup>13</sup> 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6，〈嶺南道一·廣州〉，「東莞縣」條，頁12，木刻本。另參考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27。

<sup>14</sup> [唐]姚思廉撰，《梁書》，頁783。

<sup>15</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08冊，卷309，〈曆象彙編〉，〈乾象典〉，〈海部〉，〈彙考〉，頁3之2。

響，他也跟隨前人的腳步，在西元 399 年 3 月從長安出發經由絲路前往印度求法，在印度居住 10 年後，他順著恆河往東航行，然後從恆河口往南航行到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

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年)九月，法顯從師子國東行返回中國：

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門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齋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sup>16</sup>

據《佛國記》的記載，法顯從斯里蘭卡出發 15 天，抵達一個小島，然後再航行 90 天抵達耶婆提。關於耶婆提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蘇繼卿即認為耶婆提位在占卑附近。<sup>17</sup>馮承鈞認為耶婆提是在爪哇。<sup>18</sup>克勒克(Eduard Servaas de Klerck)認為托勒密說 Jawa dwipa(即 Yavadvipa)產黃金，此與事實不合，因為爪哇不產金，而蘇門答臘產金，因此很可能是當時他把蘇門答臘當成整個爪哇島。<sup>19</sup>日本學者別技篤彥亦認為托勒密所繪的古地圖中的 Iabadieu，應是指爪哇的古名 Yawadwipa。但他質疑 Iabadieu 不單指爪哇，而應包括爪哇和蘇門答臘兩個地方。<sup>20</sup>

<sup>16</sup> [東晉]法顯，《佛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1。

<sup>17</sup> 蘇繼卿，《南海鈞沈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頁71。蘇繼卿認為闍婆洲即為東晉法顯《佛國記》所提及的耶婆提，在今蘇門答臘。而呵羅丹國，又寫為訶羅單國、呵羅旦國，可能位在占卑附近。

<sup>18</sup>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29，註6。

<sup>19</sup> Eduard Servaas de Klerck,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Rotterdam: W.L. & J. Brusse, 1938), 126. 從亞齊到南邊的楠邦(Lampung)都有黃金產地。參見Himanshu P. Ray, *The Winds of Change: Buddhism and the Maritime Links of Early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7.

<sup>20</sup> 別技篤彥著，潘明智譯，〈西洋地圖學史對馬來西亞的認識〉，《東南亞研究》，第2卷(新加坡，1996)，頁103-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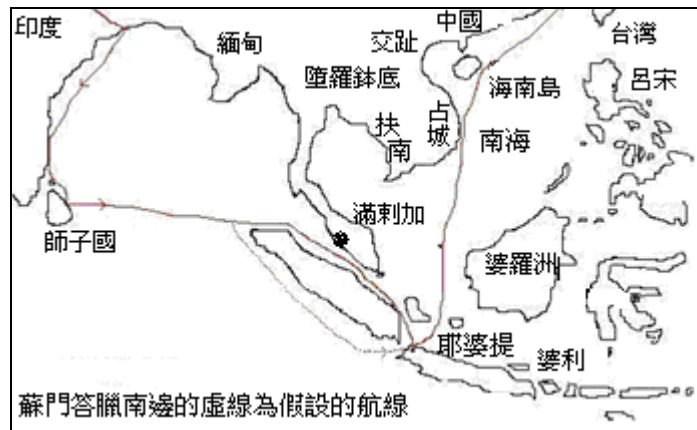


圖1：法顯東行返回中國路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第 5 世紀的爪哇港口中，以對外聯繫和貿易的便利性而論，還是以萬丹(Banten, Bantam)港口為耶婆提所在地的可能性最大。而萬丹是呵羅單國王都所在地。「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呵羅單國治闍婆洲。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sup>21</sup>呵羅單國可能發源於今天的雅加達，後來控制萬丹及西爪哇地區。另外，亦有學者認為呵羅單國可能位在馬來半島東岸的吉蘭丹或關丹，<sup>22</sup>跨海佔領萬丹。但以當時的國家規模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也非容易之事。因此，呵羅單可能位在雅加達附近。W. J. van der Meulen, S. J.即認為呵羅丹位在雅加達附近的 Tarum River 盆地。<sup>23</sup>

<sup>21</sup> [梁]沈約撰，《宋書》，卷97，〈夷蠻〉，頁4。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呵羅丹國，都闍婆洲，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列傳第六十八〉，頁12。)  
 「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夏，林邑、闍婆洲、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唐]李延壽撰，《南史》，卷2，〈宋本紀中第二〉。)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闍婆洲呵羅國王毗沙跋摩遣使奉獻。」([宋]李昉編，《太平御覽》，卷787，引元嘉起居注。)

<sup>22</sup> [印尼]薩努西·巴尼著，吳世璜譯，《印度尼西亞史》(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0)上冊，頁33、53。

<sup>23</sup> 參見W. J van der Meulen, S. J., "In search of Ho-ling," *Indonesia*, 23 (1977), 87-111. 引自Kenneth R. Hall, "Economic History of Early Southeast Asia," in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 From Early Times to c. 1500*



法顯假如是從萬丹港返回廣州，而且知道從萬丹到廣州的航程須「齎 50 日糧」，足見當時已有定期航線，知道此一航程須準備 50 天的糧食。而該一航線是走過去馬來半島東岸的沿岸航線呢？抑或是直接從萬丹越過南海，經林邑、交阯外海到廣州？我們可以從他說：「東北行，趣廣州。」以及後來船隻航行都沒有靠岸的記載來判斷，可能是直接越過南海。

法顯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在耶婆提等待信風，而且知道從耶婆提航行到廣州，須費 50 天時間，最重要的，有 2 百多位商人搭乘，這樣的航行，不可能是臨時安排的，而很有可能是當時固定的航線。此可以從《南史》的記載找出蛛絲馬跡。「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貢。」<sup>24</sup>表面看起來這 4 個國家同時遣使朝貢，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在過去亦有海外國家同時遣使朝貢的記載。但仔細思考這 4 國為何會同時遣使朝貢？以這 4 國分別散在不同地理區域，而當時交通不便，在沒有良好通信設施的情況下，這 4 國聯絡同時遣使，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這 4 國剛好位在同一條航線上，即船隻從師子國出發，繼之航抵呵羅他、呵羅單和林邑，這些國家的使節即搭乘同一艘船聯袂到中國朝貢。

無論如何，法顯的航程記錄，對當時的航海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也讓世人知道在第 5 世紀時，人類已可以從南印度越過安達曼海以及從西爪哇越過南海航行到中國。

### 三、從第3世紀後陸續發現西沙群島

前述第 3 世紀晉朝人裴淵所寫的《廣州記》，曾提到珊瑚洲，此應是最早對西沙群島的紀錄。不過，此一資料對於珊瑚洲的記載仍是很模糊，到宋朝時，對西沙群島才有較正確的記載。

宋朝歐陽修和宋祁等奉敕撰《新唐書》，卷 43 下，〈地理志〉記載：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2-275.

<sup>24</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2，〈宋本紀中第二〉。

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笮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sup>25</sup>

據伯希和(Pelliot)之考證，上段所記之地名相當於今天的地點是：屯門山位在大嶼山及香港二島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間；九州石似為七洲(Taya)；象石當為獨珠山(Tinhosa)島；占不勞山是為安南之岫嶗山(Culao Cham)；環王國是從前的林邑，後來叫占婆(Champa)；陵山是定南歸仁府北之 Sa-hoi 岬；門毒國疑指今之歸仁；古笮國為安南衙莊(芽莊)之梵名 Kauthara 之對音；奔陀浪洲即以後之賓童龍，梵名 Panduranga 之對音，今安南之藩朗(Phannang)省地；軍突弄山是今之崑崙山(Poulo Condore)(崑崙島)。<sup>26</sup>

但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之說法，卻與伯希和不同，他說九州石是指位在東沙群島附近某地；象石是指位在再向南航行二天之處，可能是西沙群島之一的島嶼；占不勞山是指位在占婆海岸外之島嶼。<sup>27</sup>

從地理方位來看，上述「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一段話的解讀非常重要，如果屯門山是位在香港外海，則從該屯門山揚帆往西，兩天所抵達的「九州石」，應為海南島東南面由七個島礁構成的「七洲」，它的正南方就是西沙群島，因此「象石」應是西沙群島的其中一個島礁，可能是永興島或甘泉島(珊瑚島)。

直至 11 世紀初葉北宋時期，中國史籍又陸續出現有關西沙群島的記錄。

《史方輿紀要》記崖州一節說：「宋天禧二年(1018 年)，占城使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歲不達，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占城位在越南中部，其使節前往廣州時，不慎被風飄至石塘，而該石塘距離海南島七百里，該石塘應即為西沙群島。

北宋仁宗皇帝(1023-1063 年)在 1044 年完成的《武經總要》親作「御序」說：北宋朝廷「命王師出戍，置巡海水師營壘」於廣南(即今廣東)，「治舳魚

<sup>25</sup>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1153。

<sup>26</sup> 引自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頁43-44。

<sup>27</sup> Jospe Needhan,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4, pt.3, 459, note E.

入海戰艦」，「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和林金枝將「九乳螺洲」解讀為西沙群島。這表明北宋時即已把西沙群島置於自己的管轄範圍內，且派海軍「戰艦」去該處巡邏。<sup>28</sup>然而，若將《武經總要》所講的「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和前述《新唐書》所講的「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加以比較，二者顯有矛盾，若都是航行到西沙群島，為何航行的時間不同？顯然「九乳螺洲」並非西沙群島。若從香港外海的屯門山航行，兩天即可到達西沙群島，那麼航行七天，其地點已超過西沙群島，將到達南越外海了。

1178年，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書中提到：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頭噴湧而分流為三，其一南流通道於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船舶為大西風所引至於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sup>29</sup>

周去非在書中所稱的「尾閭所洩」，指的是「長砂、石塘」的尾部。而「長砂、石塘」，可能即是指現在所稱的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因為該兩群島較為接近，相連會有數萬里。

1203至1208年，宋朝義太初作序的《瓊管志》(撰人不詳)提到中國廣南西路吉陽軍(今廣東崖縣)東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該書記載：

吉陽，地多高山……。其外則烏里蘇密吉浪之洲，南與占城相對。西則真臘交趾，南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船舶往來，飛鳥附其顛頸而不驚。<sup>30</sup>

<sup>28</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收入《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頁1-14；林金枝，吳鳳斌，《祖國的南疆：南海諸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84。

<sup>29</sup> [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1，頁15-16。

<sup>30</sup>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粵雅堂刊本)，卷127，「廣南西路」條、「吉陽軍」條、「風俗形勝」條。

這裡指稱「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塘」連起來千里，由於該著作與《嶺外代答》的年代接近，因此「千里長沙」可能為西沙群島，而「萬里石塘」為中沙群島。

《宋會要》一書在「真里富國」條說：

嘉定九年(1216年)七月二十日，真里富國<sup>31</sup>……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五日抵波斯蘭(約在柬埔寨南部沿海)，次崑崙洋，經真臘國，數日至檳達椰(椰)國(即賓同龍，在越南南部的潘朗)，數日至占城，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覆者十七八，絕無山岸。<sup>32</sup>

書中所說的「石塘」，有些學者認為位在今天的南沙群島或中沙群島，<sup>33</sup>然而，從其對航程的描述「數日至占城，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來看，船隻越過占城往北航行十天才「過洋」，該「洋」應是指「七洲洋」，即船隻已越過七洲洋，則其東南方的「萬里石塘」，應即為西沙群島。

宋人趙汝适於寶慶元年(1225年)撰《諸蕃志》，書中記載：

貞元五年以瓊為督府，今因之，徐聞有遞角場。與瓊對峙，相去約三百六十餘里，順風半日可濟，中流號三合溜，涉此無風濤，則舟人舉手相賀。至吉陽(按：在朱崖郡)，迺海之極，亡復陸塗，外有洲曰烏里，曰蘇吉浪，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船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sup>34</sup>

由於趙汝适沒有指出「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床」的正確位置，以致有不

<sup>31</sup> 泰國學者黎道綱認為真里富位在今天泰國佛統和夜功一帶的叻武里，波斯蘭位在泰國暹羅灣東側的春武里。參見[泰]黎道綱，《泰國古代史地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32、140。蘇繼卿認為真里富在泰國東部的尖竹汶(Chantaburi)，而波斯蘭可能位在暹羅灣口。蘇繼卿，《南海鉤沈錄》，頁106。

<sup>32</sup>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中華書局，1957)，「真里富國」條。

<sup>33</sup> 林榮貴、李國強，〈南沙群島史地問題的綜合研究〉，收入呂一然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頁138-158。但韓振華主編的《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一書上卻認為是指中沙群島，見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頁42。

<sup>34</sup> 趙汝适撰，《諸蕃志》，〈卷下〉，「海南」條。見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下〉，「海南」條，頁146。

同的推測，如霍斯(F. Hirth)和洛克希爾(W. W. Rockhill)即認為趙汝适所寫的萬里石床為萬里石塘之筆誤，而「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床」應即分別為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sup>35</sup>有關《諸蕃志》書中對於「千里長沙、萬里石床」之描述和《瓊管志》接近，因此，該兩群島的地點分別為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

1274年，南宋吳自牧撰《夢梁錄》，書中首次使用七洲洋，用以指從海南島到西沙群島一帶的海域，該書卷12中說：

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若經崑崙、沙漠、蛇龍、馬豬等洋，神物多於此中行雨，上略起朵雲，便見龍現全身，目光如雷，爪角宛然，獨不見尾耳，傾刻大雨如注，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亦深五十餘丈。<sup>36</sup>

明朝馮琦編著的《宋史紀事本末》，則以「七里洋」稱海南島東南方海域。<sup>37</sup>以後的著作即把「七洲洋」指稱海南島以東的海域，特別是指海南島到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之間的海域。<sup>38</sup>

從《新唐書》之記載來看，中國在第8世紀末才比較明確的知道有西沙群島的存在，從而亦知當時船隻可以航行距離海岸較遠的深海。因為這些群島和沙洲對航行有害，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中文文獻都未再提起西沙群島。

<sup>35</sup> Chao, Ju-kua,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sup>th</sup> and 13<sup>th</sup>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trans., and eds.,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176.

<sup>36</sup>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下冊，卷12，頁324-325。

<sup>37</sup> [明]馮琦原編，陳邦瞻輯，《宋史紀事本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08，頁925。「元將劉深，攻帝(端宗)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返。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sup>38</sup> 史棟祖稱，七洲洋指現在的西沙群島(見史棟祖，〈南海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2版)。而山繆爾斯(Marwyn S. Samuels)則用以指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參見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18.

在西方國家出版的地圖中，筆者發現最早的繪有西沙群島圖是由葡萄牙人(姓名不詳)在 1550 年畫的〈東非、亞洲和西洋圖〉，圖上在越南外海西沙群島處畫有 3 個小島，右小島右側有文字，但字跡模糊。



圖2：葡萄牙人於1550年畫的〈東非、亞洲和西洋圖〉

資料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2012年11月21日瀏覽)

葡萄牙人 Andreas Homo 在 1559 年畫的世界地圖，在越南外海畫了一個倒三角形的西沙群島，但沒有命名。葡萄牙人 Fernao Vaz Dourado 在 1571 年所繪的〈遠東及南亞圖〉，圖上標誌有 I. de Parac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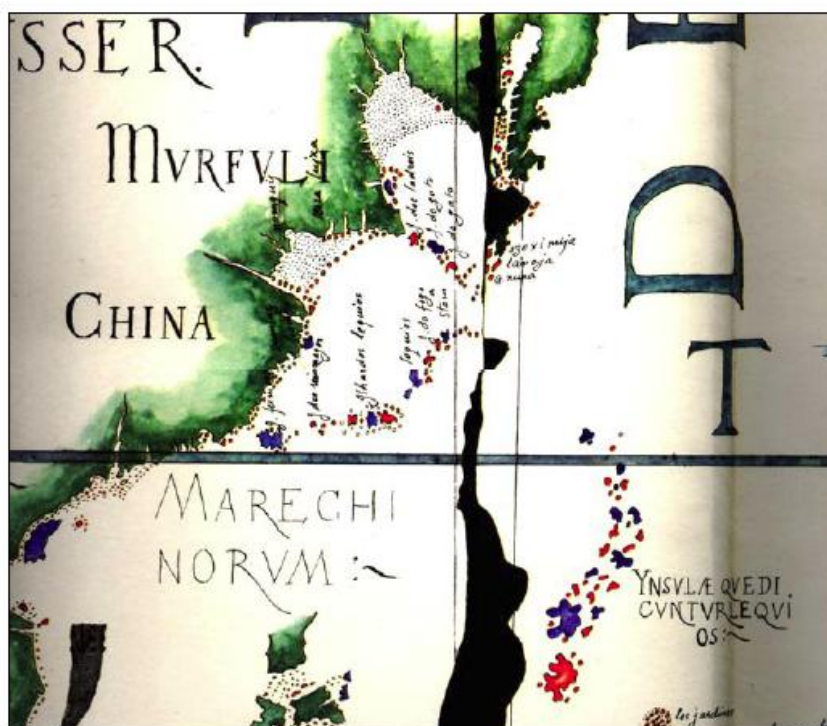


圖3：1559年Andreas Homo畫的世界地圖

資料來源：<http://tw01.org/group/terabithia/forum/topics/guo-ji-ming-ming-wei>(2012年11月21日瀏覽)



圖4：Fernao Vaz Dourado在1571年所繪的〈遠東及南亞圖〉

資料來源：[http://www.worldmapsonline.com/far\\_east\\_1571.htm](http://www.worldmapsonline.com/far_east_1571.htm)(2012年11月20日瀏覽)。

荷蘭人 Petrus Plancius 在 1592 年繪的〈摩鹿加群島(Insulae Moluccae)圖〉，在越南中部外海畫了長條狀的沙洲地形，在沙洲東南方向標示有文字 Pracel，應即是西沙群島。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Pracel 的下方，有一塊點狀圖，上繪有一條魚，該點狀圖應即是南沙群島的位置。在西沙群島的右方，延伸到呂宋島外海，有文字 Des Txxxx(字跡不清)，上繪有一條魚，此點狀圖應即為中沙群島。(參見圖 5)從而可知，當時已知有南沙群島和中沙群島，惟並未予以命名。他在 1594 年畫的世界地圖(Orbis Terrarum)，有畫出塊狀的南沙群島，但沒有畫出中沙群島。(參見圖 6)





圖5：Petrus Plancius在1592年畫的摩鹿加群島(Insulae Moluccae)圖中繪有Pracel群島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2\\_Insulae\\_Moluc.\\_Plancius.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2_Insulae_Moluc._Plancius.jpg)(2012年11月3日瀏覽)



圖6：Petrus Plancius 在1594年畫的世界地圖(Orbis Terrarum)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4\\_Orbis\\_Plancius\\_2,12\\_MB.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4_Orbis_Plancius_2,12_MB.jpg)(2012年11月3日瀏覽)

1596 年，《東方案內記》(*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1596)一書收錄了荷蘭人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所畫的「東亞洲圖」，上面標繪了「I. de Pracel」島。



圖7：荷蘭人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畫的西沙群島

資料來源：<http://homepage3.nifty.com/boumurou/island/11/Manrigashima.html#Paracel>  
(2011/9/29瀏覽)

在中文地圖上標繪西沙群島最早的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在 1605 年至北京，在上明神宗之表云：「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坤輿萬國全圖》一冊，西琴一張，奉獻於御前。」<sup>39</sup>表中所提及的《坤輿萬國全圖》，係 1602 年用中文在

<sup>39</sup> 楊森富編，《中國基督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61。

世界地圖上標繪各地地名，在該圖片上明顯可看到越南外海有「萬里長沙」4個字，換言之，在當時即已稱呼西沙群島為「萬里長沙」。但時間稍後的張燮的《東西洋考》，稱西沙群島為「萬里石塘」，而非「萬里長沙」，這是令人不解之處。至1730年，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才提及「萬里長沙」，以後的著作即以「萬里長沙」稱西沙群島，即使越南於1882年出版的《大南一統志》，亦如是稱呼。<sup>40</sup>



圖8：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的萬里長沙

資料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1/Kunyu\\_Wanguo\\_Quantu\\_%28%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29.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1/Kunyu_Wanguo_Quantu_%28%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29.jpg)(2012年11月8日瀏覽)

關於中國將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海域納入巡邏範圍的記載，較完整的記錄是在清初。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廣東通志》及雍正九年(1731年)《廣東通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瓊州府志》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瓊州府志》等均把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塘列入瓊州府疆域條中。如1731年郝玉麟的《廣東

<sup>40</sup> 松本信廣編纂，《大南一統志》(東京：日本印度支那研究會，1941)，卷6，頁743。

通志》記載：「瓊以海為界，地饒食貨，黎峒介峙，郡邑環之。……萬州三曲水環洋宮，六連山障，州治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煙波隱見。」<sup>41</sup>千里長沙是西沙群島，而萬里石塘是南沙群島。

1710年至1712年，吳陞任廣東水師副將時，曾率軍艦巡視西沙群島，據1870年出版的由黃任、郭廣武修撰的《泉州府志》之記載：

吳陞，字源澤，同安人，水性黃。為總旌，御賊于果塘。授千總，又從征金門、廈門、澎湖、臺灣，以功授陝西游擊，擢廣東副將，調瓊州。自瓊崖，歷銅鼓，經七州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視，地方寧謐。<sup>42</sup>

越南的文獻也有類似的記載，越南學者黎貴惇於1776年所著的《撫邊雜錄》一書卷2記載：

黃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船人辰遇北國漁舟，洋中相問。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查順化公文，內稱，乾隆十八年，安南廣義府彰義縣割鑣隊安平社軍人十名於七月往萬里長沙，採拾各物，八名登岸，尋覓各物，只存二名守船，狂風斷捉，漂入青瀾港，伊官查寔押送回籍，阮福潤令順化該簿識量侯為書以復。<sup>43</sup>

《撫邊雜錄》記載乾隆十八年(1753年)，瓊州文昌縣的正堂官巡察順化海域。

1832年，清朝制定巡海會哨制度，規定每年4月和10月的10日為巡海會哨日期。在明誼所撰的《瓊崖州府志》記載：「崖州協水師營分管的洋面是東自萬洲東澳港起，西至昌化縣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羅，占城夷洋。」徐家幹撰的《洋防說略》記載：「粵海海防範圍是自萬洲迤東直至南澳，又有千里石塘自萬洲迤東直至七洲洋。」

另外根據越南文獻之記載：

越南明命十五年(1834年)三月，遣監城隊長張福任與水軍二十餘人乘船往廣義黃沙處描取圖本。及還，帝問以所產物類，任奏言：「此處

<sup>41</sup> [清]郝玉麟，《廣東通志》，卷4，〈瓊州府·形勝〉，頁52。

<sup>42</sup> 黃任、郭廣武修，《泉州府志》，卷56，〈國朝武跡〉，頁43-44。參見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頁67。

<sup>43</sup> Nguyen Khac Thuan編譯，《撫邊雜錄》(河內：Nha Xuat Ban Giao Duc，2007)，頁391。



海中沙渚廣漠無涯，惟有清人往來攻魚捕鳥而已。」因以所採禽鳥魚鱉螺蛤上進，多是奇物，人所罕見者，帝召侍臣觀之，賞在行人等銀錢有差。<sup>44</sup>

黃沙，即是越南人所稱的西沙群島。從該文敘述可知，在越南前往西沙群島前，即已有中國人在島上捕魚抓鳥。

1838年，清代嚴如煜撰《洋防輯要》，書中記載：

海口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春末夏初風汛之時，督發兵船出海防禦，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什字門、冷水角諸海澳，海船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至烏豬、獨豬、七洲三洋，星盤坤未針至外羅，坤申針則入占城，至崑崙洋，真子午收龍牙門港，則入暹邏，若蕃賊海寇，則入什字門打劫，故防之。<sup>45</sup>

很明顯的，清朝海軍巡邏的範圍遠至今天印尼廖內群島(Riau)的龍牙島(Lingga)(或譯為林伽島)、暹羅灣、越南中部外羅山、七洲洋和崑崙洋等地。

西方人最早在西沙群島活動者為英國人，英國屬印度孟買(Bombay)海軍Ross中尉和Maughan中尉兩人曾在1808年搭乘「研究者號(Investigator)」和「發現號」(Discovery)前往西沙群島進行測量。1815年，Maughan又率英船「研究者號」到土來塘島(即中建島)。據《李準巡海記》所記載的，他在1909年5月前往西沙群島巡視時，發現在一些島上的石頭上刻有德文字，落款時間為1850年，這可能是西方勢力在西沙群島上留下的最早的記錄了。<sup>46</sup>其次的記載是在1865年，Tizard發表在林肯島(即東島)、登近島(即琛航島)及杜林門島(即晉卿島)之調查報告。1867年英船「Rifleman號」船主李德(J. W. Reed)赴香港經過中沙群島，又測量發現島(即華光礁)。<sup>47</sup>1881年，德國軍艦「弗列拉(Frera)號」及炮艦「埃爾蒂斯(Iltis)號」至西沙群島永興島進

<sup>44</sup> [越]《大南寔錄》，卷121，〈正編第二紀〉，收入許文堂、謝奇懿編，《大南寔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頁158。

<sup>45</sup> [清]嚴如煜撰，《洋防輯要》(臺北：學生書局，1975)，第3冊，卷14，〈廣東防海略(上)〉，頁1039。

<sup>46</sup> 《李準巡海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sup>47</sup> 參見杜定友編，《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48)，頁63-64。

行勘測。陳天錫的著作中記載：

西人航海圖為 1883 年德國政府測量(西沙島)，1925 年復經 Iroquois 測量艦艦長 A. L. Jochson 修正；一為西人 E. D. Existence 和 P. W. Position 編纂於 1884 年。<sup>48</sup>

#### 四、7到12世紀從中國至臺灣之航線

在隋朝時，出現了流求國的地名，關於其位在今天何地，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列舉這些記載如下：

依據《唐書》，〈地理志〉之記載：

泉州……自州正東海行二日至高華嶼，又二日至蠃龜嶼，又一日至流求國。<sup>49</sup>

大業三年(607年)三月癸丑，遣羽騎尉朱寬使流求國。<sup>50</sup>

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鹵男女數千而歸。<sup>51</sup>

《隋書·流求國傳》：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籬。<sup>52</sup>

<sup>48</sup> 陳天錫，《西沙島成案彙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頁9。

<sup>49</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57冊，卷73，〈方輿彙編〉，〈坤輿典〉，〈輿圖部〉，〈彙考〉，「唐書地理志五」條，頁17之2。

<sup>50</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25冊，卷52，〈明倫彙編〉，〈皇極典〉，〈帝紀部〉，〈彙考〉，「煬帝」條，頁25之2。

<sup>51</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94冊，卷489，〈明倫彙編〉，〈官常典〉，〈將帥部〉，〈名臣列傳〉，「陳稜」條，頁48之1。

<sup>52</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552冊，卷271，〈博物彙編〉，〈草木典〉，

《隋書》所講的流求國的方位和國情，姑且不論是否為臺灣或琉球，<sup>53</sup>可以確定的是西元第 7 世紀初已有船隻可越過東海或臺灣海峽。以後將近有 564 年沒有關於中國和臺灣來往之記錄。

直至第 12 世紀中葉，才有中國和臺灣來往的較確實的紀錄。宋朝人周必大於 1201 年撰的《文忠集》，曾提及「毗舍耶」地名，在該書卷 67 有「汪大猷的神道碑」上記載：

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飄奄至，肌體漆黑，語言不通，種植皆為所獲。調兵逐捕，則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為嚮導，劫掠近城赤嶼州。於是春夏遣戍，秋暮始歸，勞費不貲。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區，留屯水軍，蠻不復來。<sup>54</sup>

該文首次提及毗舍耶人在 1171 年至澎湖(宋代稱平湖)掠奪民家所種的粟、麥、麻。甚至抓了當地人作為嚮導，前往附近的赤嶼州掠奪。汪大猷遂至澎湖造屋，囤駐水軍，以後毗舍耶人就不再來騷擾。

樓鑰撰的《攻媿集》，卷 88，「汪大猷行狀」條也有相關的記載，上說：

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耶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sup>55</sup>

文中提及的「每遇南風」，是指毗舍耶人來自澎湖南邊，趁吹南風時，乘小竹筏攻擊澎湖。因此，很有可能毗舍耶人是來自南臺灣。

〈棘部〉，〈紀事〉，頁38之1。

<sup>53</sup> 該一描述像臺灣的地方有：以酒祭山海神、酋長居處放置骷髏、殺人祭神、使用弓箭。不同處為：以木柵圍居、累石繫幡以為神主、一個說水行月餘始至流求、一個說水行五日而至。

<sup>54</sup> 引自臺灣史蹟研究会彙編，《臺灣叢談》(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50。陳冠學認為赤嶼州即為臺南的赤嵌。見陳冠學，《老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頁13。

<sup>55</sup> 引自伊能嘉矩原著，溫吉編譯，《臺灣番政志(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27。

在宋史亦有毗舍耶人寇掠泉州的記載。孝宗淳熙八年，琉求人寇泉州。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按《琉求本傳》：

琉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槊弓矢劍鼓為兵器，視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眈眈，殆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首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箸，人閉戶則免，但剗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箸則頻拾之，見鐵騎則爭剗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維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泗水而遁。<sup>56</sup>

上述《宋史》所講的琉求應即是臺灣。

南宋人真德秀於 1218 年撰《文集》中「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曾記載：

永寧寨(地名水澳)，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人，寇殺官民，遂置寨於此。其地關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週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城得其地。<sup>57</sup>

真德秀所講的事，是毗舍耶國人寇掠泉州附近的永寧寨。而流求國應是指臺灣，意思是指澎湖人晚上不敢生火，怕臺灣島上的毗舍耶國人看見而來騷擾。

葉適所編撰的《水心集》，卷 24，「周鎮伯墓誌銘」條上曾記載：「永嘉人周鎮伯，字鼎臣，……白蒲延大掠流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剗賊無遺。」<sup>58</sup>該墓誌銘寫於嘉定 13 年(1220 年)，文中所講的「白蒲延」大掠流鵝灣(在泉州附近)，可能是與前述周必大《文忠集》中提及的毗舍耶蠻入侵澎湖一事不同。按「白蒲延」是位在今天呂

<sup>56</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17冊，卷100，〈方輿彙編〉，〈邊裔典〉，〈琉球部〉，〈彙考〉，「孝宗淳熙」條，頁48之1。

<sup>57</sup> 引自臺灣史蹟研究會彙編，《臺灣叢談》，頁55。

<sup>58</sup> [宋]葉適，《水心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卷24，頁4-5。



宋島北面的 Babuyan 群島。換言之，當時入侵泉州沿海者為白蒲延人。

宋人趙汝适於 1225 年撰的《諸蕃志》，該書流求國條記載：「流求國當泉州之東，舟行約五六日程。……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犛尾、豹脯，往售於三嶼，旁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sup>59</sup>該書所講的流求國，當指今天的臺灣。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說流求(指臺灣)的土人將土產販售至三嶼，三嶼位在今天菲島中部的民多羅島(Mindoro)和巴拉望島(Palawan)之間的島嶼，<sup>60</sup>而三嶼旁邊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換言之，毗舍耶地近三嶼，都應在菲島中部。今天菲島中部仍稱為米賽亞(即毗舍耶的另一種音譯)(Bisaya 或 Visaya)。

然而在該書亦有「毗舍耶國條」，上記載：

毗舍耶，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袒裸盱眙，殆畜類也。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間，國之首豪常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恣行兇暴，戕人無數，淫其婦女，已而殺之。……不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泗水而遁。<sup>61</sup>

該條目所講的「毗舍耶」的地貌，顯然與流求條目所講的「毗舍耶」不同。趙汝适在同書中兩個條目提及相同的名稱，一般以為係指相同的地點，但細觀該兩條目之地理關係及前後文義，顯然是指不同的地點，而有相同的名稱。換言之，當時臺灣的土著自稱為毗舍耶人，他們可能來自菲島中部的米賽亞地區。

宋朝馬端臨撰的《文獻通考》亦有類似記載：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宋淳熙間，其國之首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多所殺掠。喜鐵器及匙

<sup>59</sup> 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頁85-86。依據藤田八豐之註解，明以前所講之流求，概指臺灣，明朝以後，始稱今之琉球。見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頁86，注1。

<sup>60</sup> William Henry Scott, *Filipinos in China Before 1500*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1989), 5.

<sup>61</sup> 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頁86-87。

筋。人閉戶，則免。但取其門環而去。擲以匙筋，則俯拾之，可緩數步。官軍擒捕，見鐵騎，則競剗其甲，遂駢首就僇。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不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浮水而逃。<sup>62</sup>

馬端臨描述的「琉球國」，應在北臺灣，而「毗舍耶國」，應該是在臺灣西部或南部某地。

元朝汪大淵於 1349 年所著的《島夷誌略》中亦有琉球和毗舍耶之記載。汪大淵曾於 1330 年從泉州出海遊歷，1334 年返國。1337 年冬，他第二次由泉州出海遊歷，1339 年夏秋返國。但無法知道他係在哪一年到過琉球。書中所講的琉球，可能即是臺灣。他在琉球條中說：

[琉球]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俗與澎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

從上述諸書的記載可得出下列的認知：

第一、中國人在 1171 年以前已知道越過臺灣海峽到澎湖的航路，並在澎湖從事農作。至第 13 世紀初，已有從中國泉州到澎湖、臺灣、白蒲延、菲律賓中部米賽亞的航線。

第二、臺灣的毗舍耶人在 1171 年越過臺灣海峽攻擊泉州。毗舍耶人是如何知道該一航路？如果他們從未到過泉州，應該不會知道該一航路。換句話說，毗舍耶人之所以能夠航越臺灣海峽，是否得到當時的中國人的協助？或者，在攻擊泉州之前，毗舍耶人曾與中國人一起航越臺灣海峽到過泉州，所以知道該一航線。

第三、1220 年，菲律賓的白蒲延人大掠在泉州附近的流鵝灣。白蒲延是位在呂宋北端外海的島嶼，白蒲延人航越巴士海峽抵達南臺灣，而與毗舍耶人有來往，並從他們獲知航越臺灣海峽的航路。如果此一推論可靠的話，則有無可能在第 10 世紀中葉麻逸是循此航道到廣州？與此問題有關的，廣州很早就成為中國對外通商的重要港口，許多東南亞國家的使節或

<sup>62</sup> [宋]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327，〈四裔考四〉，「琉球」條。

商人前往中國都是從廣州登岸，麻逸商人第一次前往中國就能到廣州，而非泉州，顯然麻逸商人是循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航海路線前往廣州。就此而言，麻逸商人可能不知道從呂宋經臺灣前往廣州之航路。

第四，汪大淵在 1330-1334、1337-1339 年兩次從泉州出海遊歷，曾到過臺灣，他的航路如何？沒有記載。不過，從《島夷誌略》一書的安排，略可窺見他的航程。該書第一個論述的地點是澎湖，他說：「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因此，很有可能他是先到澎湖。然後再前往「琉球」，即臺灣。在該條最後，他說：「海外諸國蓋由此始」，意即他以後前往其他國家旅行是從臺灣為起點。如果此一推論可靠，則當時應有環繞南海周邊國家的航線存在。該書三島條亦提到：「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經紀，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座，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據此可知，從菲島中部經由臺灣到泉州，已是當時的一條航路。

## 五、宋朝新開闢至呂宋之航路

在中國宋朝初年，約在第 10 世紀中葉，在中文文獻中記載了從越南中部的占城到呂宋的航程，該一記載主要是為了說明占城的方位，而介紹了占城和呂宋的距離和方位，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紀錄。

宋朝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春正月，占城國王遣使來朝。根據《宋史·占城本傳》：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界。汎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焉。東去麻逸國二日程，蒲端國七日程。北至廣州，便風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兩日程，陸行半月程。<sup>63</sup>

文中所講的「麻逸」，是位在菲律賓中西部的民多羅島(Mindoro)；<sup>64</sup>「蒲端

<sup>63</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18冊，卷103，〈曆象彙編〉，〈乾象典〉，〈占城部〉，〈彙考〉，頁4之2。

<sup>64</sup> 摩逸國，又寫為麻逸國，今之菲律賓的呂宋島南部或明多羅島(Mindoro)。參見蘇繼卿，《南海鈞沈錄》，頁416。E. P. Patanne亦認為麻逸國是在明多羅島。參見E. P. Patanñe, *The Philippines in the 6<sup>th</sup> to 16<sup>th</sup> Centuries* (San Juan, Metro Manila: LSA Press,

國」是位在民達那峨島北部的布端(Butuan)，在阿古山河(Agusan River)的下游出海口處。<sup>65</sup>該記載沒有提及如何從占城航行至麻逸，在該航程中會經過南沙群島，船隻如何避開該一危險區域而能在兩天內抵達麻逸，是令人質疑的。無論如何，該項記載證實了從越南中部和菲律賓之間開始有船隻航行。

另外據《食貨志》之記載，宋朝：

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鑲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楸、蘇木等物。

上述文獻提及除了麻逸國有商人到中國貿易外，亦有勃泥國的商人。勃泥國即是位在今天婆羅洲的汶萊。從其港口詩里巴卡灣(Bandar Seri Begawan)如何越過南海前往中國廣州？這是一個謎。至目前尚未發現任何一項文件說明該項航程。無論如何，當時的船隻有可能直接越過南海嗎？直接越過南海必然會經過南沙群島，其航行必然相當危險。當時是否已知道有南沙群島的存在？缺乏文獻紀錄。如果船隻不是直接越過南沙群島，那麼，船隻越過南海只有兩條路，一是往南航行，經由婆羅洲西北角，再越過納土納島北面到越南南部，北上到占城，再前往中國。二是從婆羅洲北部往北航行，經由呂宋，到臺灣南部，經由澎湖，越過臺灣海峽到中國。如果是走後者的航線，則可以間接證明在 971 年時已有越過臺灣海峽的航線。不過，在成文文獻中有關航越臺灣海峽的文獻要到 1170 年代才有確實的記載。為何從 971 年到 1170 年代之二百年之間缺乏越過臺灣海峽的紀錄？

有些考古發現認為在唐朝時即有中國瓷器經由阿拉伯人運往菲島，菲島有很多考古遺址發現唐朝的瓷器。在宋朝時，還從中國運送大型的陶罐到菲島，可能作為埋葬或裝飾之用。然而，這些考古記錄無法說明這些瓷器如何或走何航線運到菲島。

至於從中國到菲律賓中部的航線，有可能延伸到渤泥嗎？至少到 1370

1996), 66.

<sup>65</sup> E. P. Patanñe, *The Philippines in the 6<sup>th</sup> to 16<sup>th</sup> Centuries*, 107. 但蘇繼卿認為是位在菲律賓群島中西部的班乃島(Panay)西岸Dao附近的Butuan。參見蘇繼卿，《南海鉤沈錄》，頁422。

年，還沒有有關這一航線的記載。例如明太祖在該年派遣使節到渤泥，航行路線是從泉州抵達東爪哇，再到渤泥，即今天的汶萊。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詔諭浡泥國，其王遣使入貢。按《明外史·浡泥傳》：浡泥，於古無所考，宋太宗時始通中國。太祖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闍婆，又踰月至其國。<sup>66</sup>顯然明朝使節是先航行到東爪哇，再前往渤泥。

值得注意的是，1372年元月，呂宋遣使向中國朝貢。1405年，合貓里(位在今天的呂宋東南方的沙瑪島)遣使向中國朝貢。1406年八月，馮牙施蘭(峰牙絲蘭)之首長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屬朝貢。1410年，復朝貢中國。1417年9月21日，蘇祿東王、西王、峒王及眷屬、臣僚340人訪問中國，他們是如何前往中國的？是走從婆羅洲經爪哇到越南再到中國的航路嗎？還是從呂宋經臺灣再越過臺灣海峽到中國的航路？此是仍有待解開的謎題。

## 六、中國到東爪哇之航路

元朝忽必烈入主中國後，數次遣使爪哇要求其派遣國王到中國朝貢，均遭拒絕，且將使節孟祺黥面放回，忽必烈感到受辱，所以在1292年12月派遣6千名軍人攻打爪哇。<sup>67</sup>

12月，遠征軍從泉州後渚出發，沿著海岸南向航行，先經過七洲洋，次到萬里石塘，也就是西沙群島。再前行到越南交趾的邊界，進入越南中部的占城。占城的位置約在今天越南中部平定、歸仁一帶。

1293年1月，史弼的遠征軍船隊經過東董山、西董山、牛崎等嶼。在元代，從中國往南洋各國船隻航行的方向，在張燮的《東西洋考》一書中曾提及東西洋針路，他說船隻到達越南南部後要轉往柬埔寨和爪哇者，需在鶴頂山分路，鶴頂山在今天的頭頓。<sup>68</sup>《東西洋考》又說：「鶴頂山，其洋中

<sup>66</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18冊，卷104，〈曆象彙編〉，〈乾象典〉，〈浡泥部〉，〈彙考〉，頁10之2。

<sup>67</sup> [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7，〈本紀第十七·世祖十四〉，頁359。

<sup>68</sup>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

有玳瑁洲，宜防。若往柬埔寨，由此分路。」<sup>69</sup>而玳瑁洲，即位在頭頓外海。如要前往爪哇，則《東西洋考》舉出的航行路線是：「從玳瑁洲到東西董、失力大山、馬鞍嶼、塔林嶼、吉寧馬哪山、勿里洞山、吉里問大山、保老岸山、椒山、思吉港饒洞。」謝方認為上述地點大概在今天的位置：

從玳瑁洲(頭頓外海的沙洲)到東西董(越南南部海島或納土納島)、失力大山(卡里曼丹西端大山)、馬鞍嶼(卡里曼丹西部淡美蘭群島)、塔林嶼(淡美蘭群島)、吉寧馬哪山(卡利馬達島)、勿里洞山(勿里洞島)、吉里問大山(吉利門島)、保老岸山(中爪哇東北部布格角)、椒山(在廚閩附近)、思吉港饒洞(梭羅河下游的蘇吉丹)。<sup>70</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當時所用的時間，例如從鶴頂山外海的玳瑁洲前往東西董，「用丁未針，三更」，按當時用法一更約 2.4 小時，<sup>71</sup>故三更約花了 7.2 小時時辰；而從東西董到失力大山，「用單丁，五更；丁未，三十更」，合起來共 35 更，約花了 74 小時；從失力大山到馬鞍嶼，「用巽巳，五更」，約花了 12 小時。從上述船行時間來推算，東西董應該還離越南海岸不遠之處，最可能的地方就是頭頓東方外海的小加堆克灘(Petite Gatwick)和大加堆克灘(Gde Gatwick)。而從東西董山到失力大山，共花了 74 小時，足見東西董山不可能是納土納(Natuna)群島，而失力大山才可能是納土納群島。

另外亦可從「混沌大洋」來瞭解東西董山的位置。《元史》說當遠征軍船隊經過東西董等島嶼後，即進入「混沌大洋」。「混沌大洋」應是一個形容海水混濁的名詞，湄公河河水流入南海，其夾帶的泥沙流入海中，造成海水混濁，當時也可能下過雨後，海水中混有泥沙而變成混濁，故名之為「混沌大洋」。從而可知，船隊仍然是在沿海岸邊航行，而非在遠離海岸的

局，2000)，頁302。

<sup>69</sup>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卷9，「西洋針路」條。

<sup>70</sup>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頁180。

<sup>71</sup> 根據[清]施鴻保，《閩雜記》的說法：「海道不可里計，行舟者以鑿為更漏，如酒壺狀，中實細沙懸之，沙從管眼滲出，復以一管承之，上管沙盡，下管沙滿，則上下更換，謂之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見[清]施鴻保，《閩雜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深海中航行。如果此一推測可靠的話，則上述把東董、西董山、牛崎等嶼解釋為崑崙群島，是不妥的。因為從北往南航行，如從頭頓外海往南航行，會先經過湄公河三角洲外海的所謂「混沌大洋」，再進入崑崙群島。崑崙群島位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南側。因此，較可能的情況是東董、西董山、牛崎等嶼是前述頭頓外海的大小加堆克灘，從該處往南航行，即會經過湄公河出海的混濁海域。此外，《宋史》提及閩婆(即爪哇)時說：「閩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崑崙國。」<sup>72</sup>《宋會要》，〈番夷四〉，「真里富國」條，也說：

嘉定九年(1216年)七月二十日，真里富國，……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五日抵波斯蘭，次崑崙洋，經真臘國，數日至賓達榔國，數日至占城界，……。<sup>73</sup>

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一書中提及東洋針路和西洋針路時，也提到東董山和崑崙山兩個地名，分別指不同的地點。<sup>74</sup>足見宋朝和明朝時已知有崑崙一地，不可能在元朝時把崑崙改為東西董山，二者應是兩個不同的地點和地名。

遠征軍船隊繼續前行至橄欖嶼、假里馬荅及勾欄等山。格羅尼維德特則認為橄欖嶼在今天的坦比蘭島(Tambelan)，假里馬荅在卡利馬達島，勾欄山在今天的勿里洞島(Billiton)。<sup>75</sup>遠征軍大軍在完成整備糧草、建造小船妥當後，即於1293年2月出兵前進爪哇島。遠征軍先抵達吉利門，<sup>76</sup>登陸爪

<sup>72</sup> [元]脫脫，《宋史》，卷489，〈閩婆傳〉，頁14。

<sup>73</sup> 參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中華書局，1957，影印本)，第197冊，〈番夷四〉，「真里富國」條，頁7763。

<sup>74</sup> 參見[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卷9，〈舟師考〉。

<sup>75</sup> 格羅尼維德在書中第26頁提到的橄欖嶼和假里馬荅都沒有指出詳細位置，勾欄山則指今天的勿里洞島。但在該書最後一頁附了一張圖，圖上標示了1293年元軍進軍爪哇的幾個島嶼名稱。參見W. 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Batavia: W. Bruining, 1876), 26.

<sup>76</sup> 劉繼宣及東世澂認為是在今天的爪哇海中的Kariman-Java島。參見劉繼宣、東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45。《新元史》對吉利門有一描述，說：「邇來物，即吉利門，至元中大兵攻爪哇，自勾欄山進至吉利門，即此地也。俗尚怪妖，男女挽髻。人死以生腦慣其尸，欲葬而不腐。」見[民國]柯劭忞撰，《新元史》，卷253，頁11。謝方亦認為是在Kariman-Java島。參

哇的杜並足(即今天東爪哇北岸的杜板(Tuban)，或廚閣)。



圖9：元軍出兵爪哇路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七、16世紀的大帆船貿易

在大帆船貿易(指西班牙於 1565 年至 1815 年從菲島宿務、馬尼拉至墨西哥西海岸的 Acapulco 港口的大帆船貿易)時代開始以前，南海地區的貿易是以沿岸航行船隻為主，而此型船隻之航行受到該一地區一年兩次季節風向的影響頗大。也就是從中國啟程前往東南亞，必須趁著冬季吹東北季節風時揚帆往東南亞，而在夏季趁吹西南風時揚帆返回中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以馬尼拉為航運中心的新的帆船貿易航路，為了將東亞各國的商品運到馬尼拉集中，而開闢了周圍的新航路，例如從馬尼拉到臺灣、再到日本的航路；從馬尼拉到廈門、澳門的航路；從馬尼拉到婆羅洲、越南南部、暹羅

---

見[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頁19。印尼於1988年出版的地圖，將該地地名英文改為Karimun Archipelago。



大城(Ayuthaya)的航路；馬尼拉到婆羅洲、摩鹿加群島(Molucca Islands)或東爪哇的航路。

在 1598 年以前，菲律賓和中國的貿易港口是廈門，但在該年西班牙船隻直接航抵澳門(葡萄牙人已在 1557 年長期居住澳門經商)，要求通商，因違反過去通貢的往例而遭地方官拒絕。「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呂宋國徑抵濠鏡澳，臺司官議逐之。」另依據《廣東通志》之記載：

呂宋國例由福建貢市，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兩臺司道咸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諸澳彝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泊虎跳門，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門，徑結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嚴諭焚其聚次。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sup>77</sup>

荷蘭人於 1596 年 4 月進入爪哇萬丹港，因受到當地英國和中國商人的排擠，而轉移至摩鹿加群島尋求貿易據點。1601 年荷蘭人至廣東東部的香山澳(即今澳門)尋求通商互市，但未獲成功。1604 年 8 月，荷蘭人入侵澎湖。明朝派沈有容諭退荷蘭人。10 月 15 日，荷人退去。1609 年，荷蘭人又派兩艘艦隻至澎湖。1619 年，荷蘭人將其據點從摩鹿加群島遷至雅加達，後將雅加達改名為巴達維亞城(Batavia)。1622 年 7 月，荷軍重新登陸澎湖，並築砲臺駐守。荷人並從中國沿海抓捕壯丁 1 千 4、5 百人，經由澎湖分批送至巴達維亞，賣為奴役築城。<sup>78</sup>次年，福建巡檢司南居益率領海軍在白沙島東方鎮登陸，雙方戰鬥 8 個月，不分勝負。最後雙方經由談判達成協議，荷蘭放棄澎湖，明朝政府允許荷蘭佔領臺灣，不得提出異議。1624 年，荷蘭人據大員(今臺南)地區，並築城招募漢人移墾，展開了臺灣近代化的首頁。在荷蘭的想法裡，是將臺灣視為從巴達維亞前往中國東南沿海和日本貿易的一個中繼站，臺灣從 1624 年至 1662 年東寧政權統治為止，在荷蘭人的世界貿易需求下，而被一下子推向世界貿易的國際舞臺上。臺灣和巴達維亞之間開闢了新航線。

<sup>77</sup>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第218冊，卷105，〈曆象彙編〉，〈乾象典〉，〈臺灣府部〉，〈紀事〉，頁15之1。

<sup>78</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書局，1988)，頁67。

在荷蘭統治臺灣時期，與西班牙形成貿易競爭，故馬尼拉、臺灣、澎湖、廈門之間的航路中斷。當東寧政權統治時，清朝對臺灣又實施「海禁政策」，因此臺灣海峽兩岸之間的貿易又告中斷。1683年起清國統治臺灣。郁永河在1696年前往臺灣採硫磺，後來在他所著的《宇內形勢》上的記載：

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sup>79</sup>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繞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sup>80</sup>

此一記載顯示當時恢復了中國經由臺灣前往呂宋的航路。

西班牙控制菲律賓群島後，大帆船貿易便成為西班牙在遠東推動貿易的重要機制。馬尼拉成為遠東的重要港口，周鄰國家的貨物都集中在馬尼拉再運至墨西哥。由於該航線的開闢，中國的商品，特別是絲織品、瓷器和日常器具等都賣至菲律賓和墨西哥。而從中國開往馬尼拉的港口，是福建的廈門。大帆船貿易促成了明朝時的「東洋針路」的發展。

明朝張燮於1618年撰的《東西洋考》一書提出「東洋針路」，其航路是：

從太武山經過澎湖嶼、沙馬頭澳(即沙馬磯頭山，位在屏東的貓鼻頭)<sup>81</sup>、筆架山(位在菲律賓北部巴布煙群島最北端的島嶼)<sup>82</sup>、大港(為呂宋北部的阿巴里港 Aparri)<sup>83</sup>、哪哦山(老沃 Laoag)<sup>84</sup>、密雁港(維千 Vigan)<sup>85</sup>、六藐

<sup>79</sup> 古時之「沙馬磯」即為今日恆春的西南岬，亦即指「貓鼻頭」而言；而所謂「龜那禿」(即「龜仔角」，亦即西洋人所說之「Kualut」)則應是翻譯自此地之高砂族社名，乃是指「南灣」附近而言。<http://www.taiwan123.com.tw/LOCAL/name03-13.htm>(2012年6月12日瀏覽)

<sup>80</sup> [清]郁永河，〈宇內形勢〉，《裨海紀遊》(臺北：成文書局，1983)，頁71。

<sup>81</sup> 按《臺灣府志》：「本郡四面環海，惟雞籠東南一帶，舟行約三更水程，則不可前，過此下溜，乃眾水朝東之處，一下溜則不可復返，故宜慎之。浪嶠南嶼，去沙馬溪頭一潮水，遠視微茫，舟人罕至。昔有紅毛合慣熟，長年駕舟至彼，見有番人赤體牧羔羊，將羊一群縛至海岸，與紅毛換布，紅毛出艇亦擲布於岸示之，如番來收布，紅毛方敢取羊，否則趕回。今灣地之羔羊是其種也。」「鳳山縣沙馬磯頭山，在郎嬌山西北，其山西臨於海。小琉球山，在鳳山西南海洋中，周圍約有三十餘里。諸羅縣雞籠嶼在海洋中。」見[清]高拱乾纂，《臺灣府志》，卷7，〈風土志〉，「土番風俗」條，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56)。

<sup>82</sup>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刊，1963)，頁162。

<sup>83</sup>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山(位在聖費爾南多 San Fernando)<sup>86</sup>、即梅嶼(位在 Tomas 港)<sup>87</sup>、麻里荖嶼 (Manilao, 位在蜂牙絲蘭省)<sup>88</sup>、玳瑁港(東是傍佳絲蘭)(可能為林牙彥 Lingayen)、表山(呂宋島西岸的博利瑙(Bolinao)角)<sup>89</sup>、里銀中邦(位在呂宋西岸的 Hermana Mayor)<sup>90</sup>、頭巾礁(收呂宋國)(指呂宋的尾端, 位在 Capones 島)<sup>91</sup>、貓里務國(位在 Marinduque 島)<sup>92</sup>。又從呂宋入磨荖央港[可能位在呂宋島西南岸的巴拉央(Balayan)]<sup>93</sup>。又從呂宋過文武樓(可能為民多羅島 Mindoro), 沿山至龍隱大山, 為以寧港[可能位在民多羅島南端的伊林(Ilin)島]<sup>94</sup>。又從以寧港取漢澤山(可能位在班乃 Panay 島南部)<sup>95</sup>、海山(位在 Negros 島西南部)<sup>96</sup>。又從漢澤山取交溢[可能在三寶顏 (Sambonga)]、魴根礁老港[即馬金達諾(Magindano), 位在古達描 (Cotabato)]、紹山(可能位在民答那峨島南面的 Sarangani 島)<sup>97</sup>、千子智港 [可能位在摩鹿加群島的德那地(Tenate)]<sup>98</sup>、紹武淡水港(在美洛居, 船人稱米六合)(即摩鹿加群島)。又從交溢、犀角嶼[可能為巴西蘭島

頁314。

- <sup>84</sup>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4。但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認為哪哦山位在呂宋島北岸的布爾戈(Burgos)。參見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 《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頁228, 註10。
- <sup>85</sup>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4。
- <sup>86</sup>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87</sup>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88</sup> 但安京認為是位在Bolinao, 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89</sup>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90</sup>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頁162。
- <sup>91</sup>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頁162。但安京認為是位在三描禮示省南端的 Cochinos。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92</sup>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頁162。
- <sup>93</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5。
- <sup>94</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6。陳荊和亦作此推論。
- <sup>95</sup>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頁162。
- <sup>96</sup>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頁162。
- <sup>97</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6。
- <sup>98</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頁317。

(Basilan)、蘇祿國[位在和魯島(Jolo)]。又從呂蓬(在馬尼拉外海西南部的 Lubang 島)、芒煙山(可能位在民多羅島南邊的 Mangarin)<sup>99</sup>、磨葉洋(即麻逸海域)、小煙山(可能位在 Calamian 群島一帶)<sup>100</sup>、七峰山[可能位在巴拉望(Palawan)島東北一帶]<sup>101</sup>、巴荖圓(可能為巴拉望島)、羅蔔山(指巴拉望島南面的 Balabac)<sup>102</sup>、聖山(可能為沙巴東北部的 Sampanmangio 角)<sup>103</sup>、崑崙山(指沙巴州的 Kota Belud)<sup>104</sup>、長腰嶼[可能為文萊灣外的納閩島(Labuan)]<sup>105</sup>、鯉魚塘(可能位在文萊 Muara 岸外)<sup>106</sup>、文萊國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故以婆羅終焉。<sup>107</sup>

清朝呂調陽在 1870 年重刻《海錄》時寫的序，他說《海錄》一書有許多錯誤，他重新刪節、改訂、注釋，其修訂過的東洋針路內容與《東西洋考》稍有不同，茲將呂調陽序引述如下：

東洋針路自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更，取澎湖嶼，漳、泉同一要害地也。用丙巳針，五更，取虎頭山。丙巳針，七更，取沙馬頭澳。用辰巽針，十五更，取筆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甲山，進入為大港。用辛酉針，三更，取哪哦山，再過為白土山。用辛酉針，十更，取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是米呂萼。下一老古灣，

<sup>99</sup>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1，註8。

<sup>100</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17。

<sup>101</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17。

<sup>102</sup>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1，註16。

<sup>103</sup>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1，註17。

<sup>104</sup>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2，註1。

<sup>105</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17。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的書認為是指亞庇港(Jesselton)，參見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2，註2。

<sup>106</sup> 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17。但陳荊和認為鯉魚塘位在沙巴北岸的Jesselton。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的書認為是指納閩島(Labuan)島。參見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2，註3。

<sup>107</sup>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卷9，〈舟師考〉。

是磨力目，再過山頭為岸塘。又從密雁港幟頭門，用丙午、單午針，十更，取六藐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針，四更，取郎梅嶼。單午針，四更，取麻里佬嶼。丁午針，五更，取表山。山甚高，為濤門之望故名。用丙午針及單午針，五更，取里銀中邦。用丙巳針，五更，取頭巾礁。用單午針，五更，取呂宋國。<sup>108</sup>

呂調陽的序與《東西洋考》有幾個地點不同，虎頭山、紅豆嶼、浮甲山、白土山、米呂萼、磨力目、岸塘、幟頭門。據安京之校釋，上述地名在今天之地點如下：虎頭山在臺灣高雄。紅豆嶼位在巴布煙群島的達魯皮里(Dalupiri)。浮甲山位在呂宋島北部的富加島(Fuga)。白土山位在呂宋島西北岸的巴達(Badoc)。米呂萼位在瑪麗亞(Maria)港。磨力目為瑪麗亞港的舊港。岸塘為呂宋島西北岸的坎當(Condon)。幟頭門位在維干港附近。<sup>109</sup>兩書所講的從中國到馬尼拉的東洋針路航路是相同的，只是停靠的港口不同而已。

明朝著作《順風相送》一書亦提及從福建往呂宋的航路：

太武(指福建廈門南面對岸的鎮海角上，今屬龍海縣)開船，辰巽七更取澎湖山。巳丙五更見虎仔山。單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馬歧頭。單丙二十更取筆架山，與大港口相對及紅頭嶼。丙午七更取射崑美山(指呂宋島北面的 Sanchez Mira)。丙午及單巳十更取月投門(指 La Union 省的 San Fernando 港)。單丙三更、坤未三更取麻里萐表山，平長，遇夜不可貪睡，可防。丙午及單午五更取里銀大山(指三描禮示省的馬辛洛克港附近)，二港相連開勢沙表，表生在洋中可防，表尾記之極仔細。巳丙五更取頭巾礁，單午五更取呂宋港口，雞嶼(指馬尼拉灣口的 Corregidor 島)內外俱可過船，無沉礁，有流水。其船可從東北山邊入港為妙。<sup>110</sup>

從前述可知，東洋航路有三條：第一條航路是從中國福建港口經由澎湖、臺灣南部、呂宋島北部、呂宋島西部到呂宋島南部。第二條航路是從

<sup>108</sup> 引自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297-298。

<sup>109</sup>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14-315。

<sup>110</sup> 《順風相送》資料及相關港灣位置是參考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頁232，註8、9、10、11。另參考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88-89。

呂宋島西部到民多羅島、內革羅島、三寶顏、蘇祿、摩鹿加群島。第三條航路則從呂宋到巴拉望、沙巴、汶萊。此外，尚有一條從臺灣到巴達維亞的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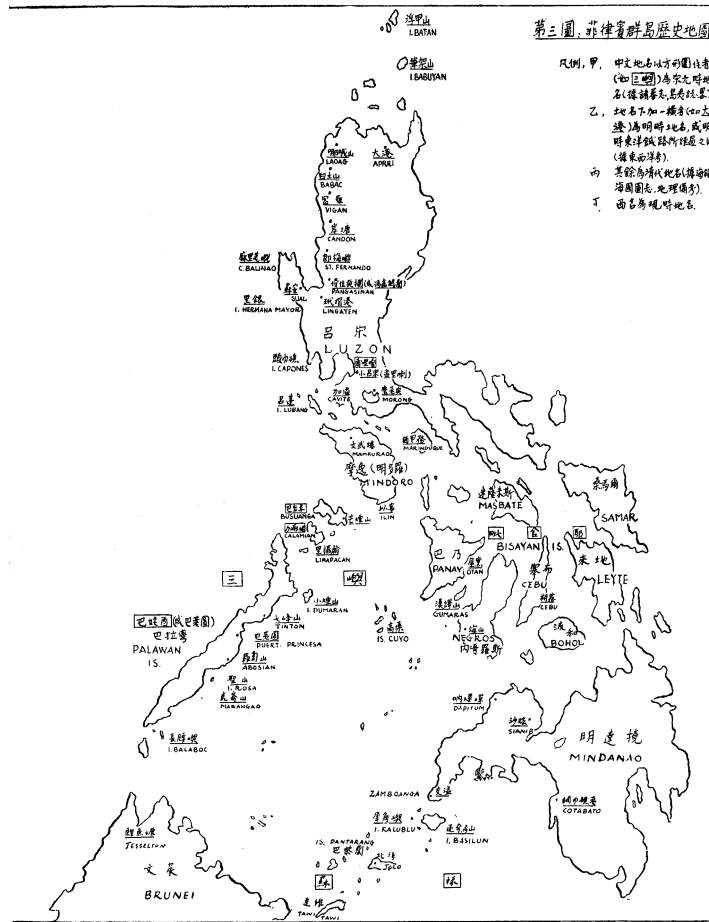


圖10：陳荊和標注的菲律賓古地名  
資料來源：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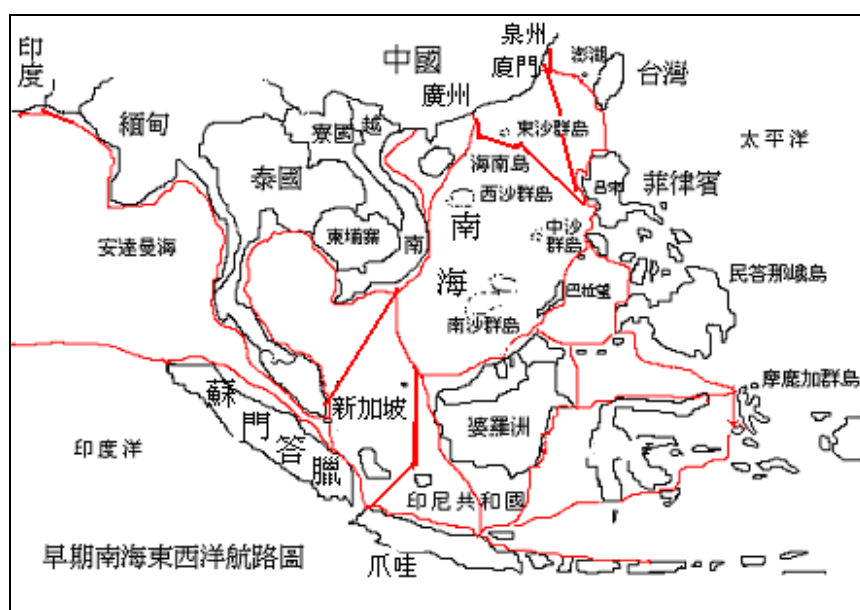


圖11：早期南海東西洋航路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八、中沙群島之發現

如前所述，1178年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書中所講的石塘，可能是最早指涉中沙群島的著作。

宋人趙汝适在《諸蕃志》書中記載：「千里長沙、萬里石床」，<sup>111</sup>他沒有指出「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床」的正確位置，以致有不同的推測，如霍斯(F. Hirth)和洛克希爾(W. W. Rockhill)即認為趙汝适所寫的萬里石床為萬里石塘之筆誤，而「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床」應即分別為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sup>112</sup>

<sup>111</sup> [宋]趙汝适撰，《諸蕃志》，卷下，「海南」條。見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頁143。

<sup>112</sup> Chao, Ju-kua,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sup>th</sup> and 13<sup>th</sup>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trans., and eds.,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176.

格倫維爾(W. P. Groeneveldt)在 1876 年所著的《馬來群島與馬六甲註解》(*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稱,《元史·史弼傳》之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島所在海面,而萬里石塘則指今中沙群島。<sup>113</sup>蘇繼頤則認為「萬里石塘」是指西沙群島。<sup>114</sup>

1527 年明代顧峇著《海槎餘錄》,曾提到千里石塘和萬里長堤之地理位置,他說: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下迴溜中,未有能脫者,番船久慣自能避,雖風汛亦無虞,……。<sup>115</sup>

如按地理特性來看,千里石塘在水面以下,則可能為中沙群島,而「萬里長堤」出其南,則可能為南沙群島,《海槎餘錄》應是中文文獻較明確提及中沙群島的書。

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 年),黃衷撰《海語》,曾對「萬里石塘」與「萬里長沙」加以註釋,他說:

萬里石塘在烏瀦、獨瀦二洋之東,陰風晦景不類人世。

萬里長沙在萬里石塘東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風沙獵獵,晴日望之,如盛雪,船誤衝其際,即膠不脫,必幸東南風勁,乃免陷溺。<sup>116</sup>

據 1620 年代完成的〈約翰·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Selden Map of China*),圖上的「萬里石塘」指西沙群島,而「萬里長沙」指中沙群島。

1558 年出版由黃佐撰的《廣東通志》,曾記載:「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sup>117</sup>從石塘位在海面下八、九尺來看,似乎應是指中沙群島。

然而,〈約翰·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上標繪的萬里石塘,卻是指

<sup>113</sup> W. 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25.

<sup>114</sup> 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19。

<sup>115</sup> [明]顧峇,《海槎餘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408。

<sup>116</sup> [清]黃衷撰,《海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卷3,頁34-35。

<sup>117</sup> [明]黃佐,《廣東通志》,卷66,〈外志三·夷情上·番夷〉,「海寇」條,頁30。



西沙群島；而萬里長沙是指中沙群島。該圖是由英國律師約翰·雪爾登(John Selden, 1584-1654)收藏，據研究該圖約在 1620 年代完成，繪者不詳，是目前發現最完整的彩色中國航海圖。該圖的航海路線是從泉州做為起點，然後延伸到越南外海、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婆羅洲和菲律賓群島的馬尼拉(呂宋王城)，航線標示清楚。



圖12：約翰·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

資料來源：<http://seldenmap.bodleian.ox.ac.uk/map>(2012年11月13日瀏覽)

說明：原圖放大不清楚，筆者在原地名旁重新標注地名和航線。

東蛇龍：應指納土納島(Natuna)。

西蛇龍：應指塔仁帕(Tarempa)島。

烏丁礁林：指今馬來西亞馬來半島上的柔佛(Johore)地區。

彭坊：即馬來西亞彭亨(Pahang)。

廣南：越南中部峴港(Da Nan)到會安(Hoi An)一帶。

新州：今之峴港。

1730年，陳倫炯所著的《海國聞見錄》中的附圖「四海總圖」，標繪有三大群島的地名和位置。「南沙群島在線」之網站資料認為「氣沙頭」為東沙群島，西沙群島為「七洲洋」，南沙群島為「石塘」，中沙群島為「長沙」。<sup>118</sup>

但筆者認為該「四海總圖」中標繪的「氣沙頭」、「長沙」和「石塘」三大群島的地名和位置，與文字敘述的地名不同，文章說：「氣懸海中，南續沙垠，至粵海，為萬里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曰長沙門。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嶼岵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該段話的方位有點混亂，讓人搞不清楚。若按照圖中的地名標示，與該段文字相對照，則應可確定「長沙」就是「萬里長沙」，也就是西沙群島。「石塘」，應是「千里石塘」，可能是中沙群島。「七洲洋」是指海域，不是島嶼。

「四海總圖」的南海諸島名稱可能是參考〈約翰·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二圖使用的地名很接近。

1731年，郝玉麟的《廣東通志》記載：「瓊以海為界，地饒食貨，黎峒介峙，郡邑環之。……萬州三曲水環泮宮，六連山障，州治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煙波隱見。」<sup>119</sup>郝玉麟使用的地名與陳倫炯不同，他使用的千里長沙可能是指萬里長沙，即西沙群島；萬里石塘可能是指千里石塘，即中沙群島。

<sup>118</sup> 南沙群島在線之網站資料：

[http://www.nansha.org.cn/maps/1/si\\_hai\\_zong\\_tu.html](http://www.nansha.org.cn/maps/1/si_hai_zong_tu.html)(2012年6月14日瀏覽)

<sup>119</sup> [清]郝玉麟，《廣東通志》，卷4，〈瓊州府·形勝〉，頁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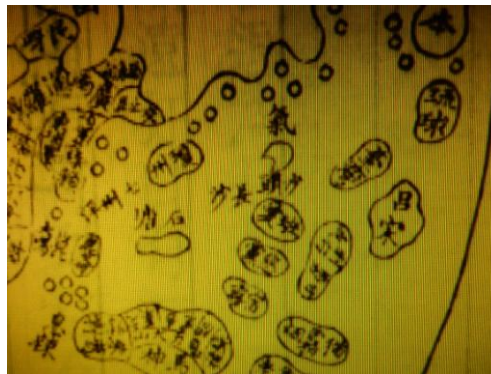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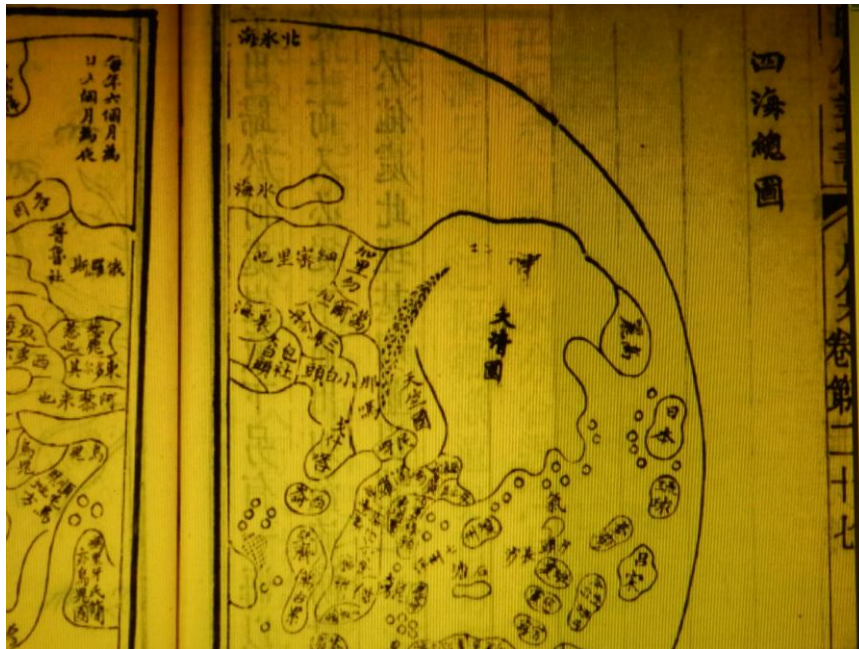


圖13：《海國聞見錄》中的附圖「四海總圖」

資料來源：[清]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收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7，頁36。

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1623年荷蘭人 Willem Janszoon, Blaeu 繪的《印度與東方以及鄰近島嶼地圖》(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圖中在中沙群島靠近呂宋島的黃岩島的位置標注為 P. d. Mandato (參見圖 14)，此應為黃岩島最早的位置圖了。黃岩島是中沙群島唯一露出海面的礁岩。

英國人 Alexander Dalrymple 在 1774 年繪了一張有關南海的圖，圖上清楚的標示了中沙群島的英文名字 Macclesfield，此圖應是一張對南海諸島繪製最為清楚的地圖。



圖 14：Alexander Dalrymple 在 1774 年繪的中沙群島

資料來源：<http://library.ust.hk/info/exhibit/maps-9706/map-gallery6.html>(2012/8/16瀏覽)

## 九、東沙群島之發現

1488 年，王佐的《瓊臺外記》輿地條記載萬州轄有長沙、石塘，文曰：「(萬)州東長沙、石塘，環海之地，每遇鐵颶挾潮，浸屋滄田，則利害中于民矣。」<sup>120</sup>該文稱，中國漁民當時在長沙、石塘修屋造田，從事農業生產。石塘一名，與 1618 年明朝張燮撰《東西洋考》〈東西南海夷諸國總圖〉上

<sup>120</sup> [清]胡端書、楊士錦，《萬州志》，卷3，〈輿地略，氣候〉，「潮汐」條，道光八年複製本。

的「石塘」同名，可能是指同一個地點。此石塘應即為西沙群島，因為若是中沙群島，則不可能種田。

1618年，明朝張燮撰《東西洋考》，其考證「七州山七州洋」為：

瓊州志曰，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峰，內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劉深追宋端宗，執其親屬俞廷珪之地也。俗傳古是七州沈而成，海舶過，用牲粥祭海屬，不，則為祟，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sup>121</sup>

據張禮千之註釋，指「七州洋通作七洲洋，其名始於元代，顯因七洲浮海而得名，係指海南以東，西沙群島以北之洋面。」他進而指出張燮所說的「稍貪東」，東是作東南解，而且所說的「石塘」，西人稱 Paracels 群島，即西沙群島。萬州即今海南島萬寧縣，按萬里石塘之名，並見《元史》史弼傳及黃衷所著的《海語》，在後書中並謂塘在烏瀝、獨瀝二洋之東。又謂塘東南有萬里長沙，是即西人所稱之 Macclesfield。準此，石塘與長沙不宜相混。<sup>122</sup>

<sup>121</sup>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卷9，「西洋針路」條。

<sup>122</sup> 張禮千，《東西洋考中之針路》（新加坡：新加坡南洋書局，1947），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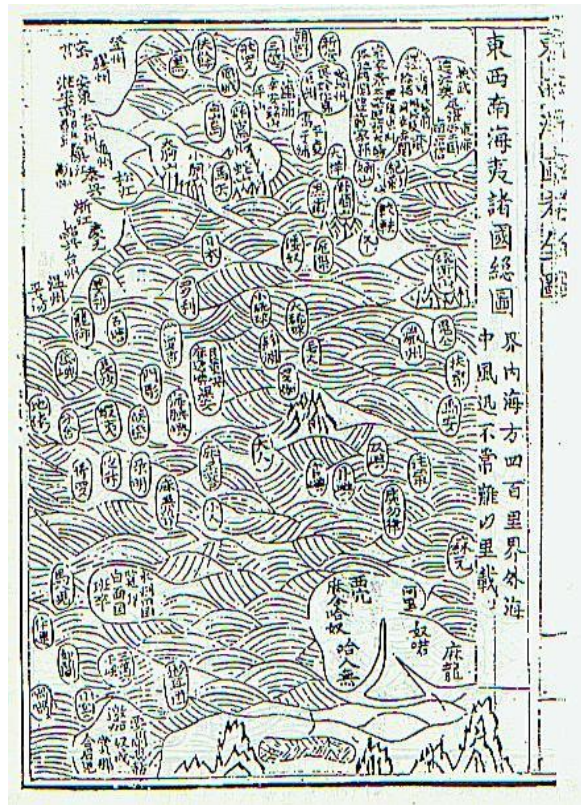


圖15：張燮撰《東西洋考》中的石塘

資料來源：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卷9，「西洋針路」條。

張禮千是將萬里石塘解做西沙群島，萬里長沙解做中沙群島。若與同一時期的〈約翰·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相比較，則張禮千的推論相當正確，該圖比張燮的圖更為精確，標出了萬里長沙和萬里石塘的位置。圖上的南澳氣的位置在東沙群島，萬里長沙的位置在中沙群島，萬里石塘的位置在西沙群島。

明朝茅元儀於 1628 年所寫的《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卷 240 航海第五圖，標注了石星石塘和萬生石塘嶼、石塘，對於其今地，有不同的解讀，向達認為萬生石塘嶼、石塘都是指西沙群島，石星石塘是指東沙群島。文煥然、鈕仲勛則認為萬生石塘嶼是萬里石塘嶼之誤，是指南沙群島，而石

星石塘是指中沙群島，其理由有二：一是其標示範圍較大；二是標示形狀與萬生石塘嶼、石塘不同，萬生石塘嶼、石塘是做島礁狀，而石星石塘以大圈和略大圈交錯形成暗沙狀。<sup>123</sup>吳鳳斌亦認為石星石塘是指中沙群島。<sup>124</sup>

《武備志》晚於《東西洋考》十年出版，兩書都有「石塘」一名，可能不是指同一個地點，他另標出「石星石塘」作為區別，「石星石塘」應為東沙群島。



圖 16：1628 年茅元儀《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上的石星石塘

資料來源：[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 (2012 年 11 月 5 日瀏覽)

1730 年，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在「南洋記」卷中說：

廈門至廣南，由南澳見廣之魯萬山、瓊之大洲頭，過七洲洋，取廣南外之咕囉囉山，而至廣南；計水程七十二更。交趾由七洲洋西繞北而進；廈門至交趾，水程七十四更。七洲洋在瓊島萬州之東南，凡往南洋者，必經之所。……獨於七洲大洋、大洲頭而外，浩浩蕩蕩，無山形標識；風極順利、對針，亦必六、七日始能渡過而見廣

<sup>123</sup> 文煥然、鈕仲勳，〈石塘長沙考〉，收入韓振華編，《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49-160、152。

<sup>124</sup> 吳鳳斌，〈我國中沙群島的歷史沿革〉，《南洋問題》，第6期(1979)，頁91-99。



南咕囉囉外洋之外羅山，方有準繩。偏東，則犯萬里長沙、千里石塘；偏西，恐溜入廣南灣，無西風不能外出。<sup>125</sup>

陳倫炯在「南澳氣」卷中亦說：

隔南澳水程七更，古為落漈。北浮沈皆沙垠，約長二百里，計水程三更餘。盡北處有兩山：名曰東獅、象；與臺灣沙馬崎對峙。隔洋闊四更，洋名沙馬崎頭門。氣懸海中，南續沙垠，至粵海，為萬里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曰長沙門。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嶼岵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sup>126</sup>

陳倫炯所稱的「南澳氣」，應指東沙群島，至於「千里石塘」與元朝汪大淵所稱的「萬里石塘」是否為同一地點？則有不同說法，據蘇繼頤之說法，二者為異名同地，都是指西沙群島，<sup>127</sup>但山繆爾斯則根據陳倫炯所繪的海圖，認為萬里長沙和千里石塘二處島群相去很遠，因此千里石塘很可能是指南沙群島。他遂認為《海國聞見錄》可能是第一本指出南沙群島之位置的中文著作。<sup>128</sup>筆者認為「千里石塘」是靠近海南島東南方的七洲洋，應為中沙群島。至於是否指南沙群島？從方位來看，南沙和七洲洋不相連接，因此指南沙的可能性不大。不然就是作者對於方位的描述錯誤。

西方文獻最早有關東沙群島之記載是 1623 年荷蘭人 Willem Janszoon, Blaeu 繪的《印度與東方以及鄰近島嶼地圖》(*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該圖相當清楚畫出了西沙群島(El Pracel)，也畫出了南沙群島(沒有名字)、中沙群島的黃岩島(P. d. Mandato)和東沙群島(Watob)。

<sup>125</sup> [清]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南洋記卷〉，頁15-16。

<sup>126</sup> [清]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南澳氣卷〉，頁31。

<sup>127</sup> 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319。鄭資約亦採此說，見鄭資約編著，《南海諸島地理誌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75。

<sup>128</sup>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36.



圖 17：1623 年荷蘭人 Willem Janszoon, Blaeu 繪的東沙島圖

資料來源：[http://pandora.nla.gov.au/pan/60542/20060914-0000/www.nla.gov.au/exhibitions/southland/maps-1623\\_Blaeu.html](http://pandora.nla.gov.au/pan/60542/20060914-0000/www.nla.gov.au/exhibitions/southland/maps-1623_Blaeu.html)(2012 年 11 月 5 日瀏覽)

Willem Janszoon, Blaeu 在 1640 年畫的《中國地圖(中國居民所提供)》(*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在東沙島的位置上同時標注 Watoh 和 I. Pratas 兩個名稱。此一標注法顯示東沙島開始有不同人的命名，所以採合併命名法。



圖 18：1640年Willem Janszoon, Blaeu繪的東沙島圖

資料來源：[http://alteagallery.com/stock\\_detail.php?ref=12234&search=c](http://alteagallery.com/stock_detail.php?ref=12234&search=c)(2012年11月5日瀏覽)

Willem Janszoon, Blaeu 在 1654 年畫的《中國帝國新地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圖上明確的在東沙島上寫著 I. Pratas。此後，在西方地圖上，東沙島都標注為 I. Pra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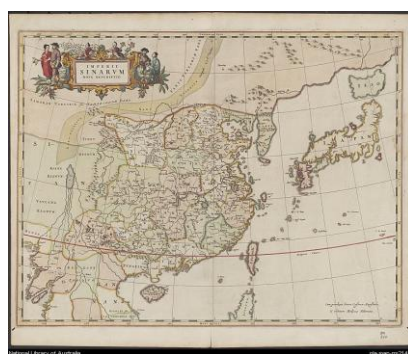


圖 19：1654年Willem Janszoon, Blaeu繪的東沙島圖

資料來源：<http://trove.nla.gov.au/work/31794700?c=map&q&l-zoom=Country+level&l-decade=164&versionId=38575745>(2012年11月5日瀏覽)

J. L. Blussé、W. E. Milde、Ts' Ao Yung-Ho 所編的《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該書記載在 1654 年 5 月 22 日一艘從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出發的快艇「Utrecht 號」於 6 月 22 日早晨在東沙島(Prata)擱淺，船隻沈沒，有 81 人登島獲救，大副及其他 10



陳倫炯所稱的「古為落漈」，是指古代為海水低陷之處，此乃因為東沙地區多礁灘以及暗沙，不會引發大海浪，跟大海相比，海水較為低平，故稱「落漈」。至於「氣懸海中」，應指距離南澳水程七更之處海中有一股氣旋，其地在東沙群島一帶，該處因為海風很強勁，故稱「南澳氣」。在陳倫炯的海圖中亦繪有東沙島，標示為「氣沙頭」。

1820年，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的《海錄》，曾記載：

千里石塘是在國(按指小呂宋國)西。船由呂宋北行，四、五日可至臺灣。若西北行，五、六日，經東沙；又日餘，見擔千山；又數十里，即入萬山，到廣州矣。<sup>131</sup>

楊炳南也明確的描述東沙群島，他指東沙群島上有一個小港口，可避暴風雨。他說：

東沙者，海中浮沙也。在萬山東，故呼為東沙。往呂宋、蘇祿者所必經。東沙有二，一東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僅有丈許，故海船至此，遇風雨往往迷離至於破壞也。凡往潮閩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被風至此，泊入港內，可以避風，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為石塘，避風於此者，慎不可妄動也。<sup>132</sup>

<sup>131</sup>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小呂宋」條。

<sup>132</sup>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小呂宋」條。



圖21：《海錄》的亞洲總圖中的東沙、長沙和石塘  
資料來源：楊炳南撰，《海錄》。

## 十、南沙群島之發現

元朝汪大淵所寫的《島夷誌略》，書上提及萬里石塘，他說：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互海中，越海諸國。俗云萬里石塘。以余推之，豈止萬里而已哉！船由岱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計之，萬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脈歷歷可考。一脈至爪哇，一脈至勃泥及古里地悶，一脈至西洋遐崑崙之地。蓋紫陽朱子謂海外之地，與中原地脈相連者，其以是歟！<sup>133</sup>

<sup>133</sup>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第105冊，〈史部十一·地理類十(外紀之屬)〉，頁43-44。

汪大淵所講的萬里石塘延伸到爪哇和勃泥，應是西沙群島向南和東南延伸到南沙群島。雖然他說二者地脈相連的觀點，並不確實，不過，另有島群在今南沙群島，則是值得參考。

1527年明代顧峇著《海槎餘錄》，曾提到千里石塘和萬里長堤之地理位置，他說千里石塘在水面以下，則可能為中沙群島，而「萬里長堤」出其南，則可能為南沙群島，《海槎餘錄》應是中文文獻最早較為準確的提及南沙群島的書。

約在1620年代繪製的「雪爾登收藏的中國航海圖」上，在今天南沙群島的位置畫出島礁形狀，但無標示名稱。顯然當時航海者已知道有南沙群島的存在，但並未命名。這是第一張清楚標示有南沙群島的中國地圖。

1820年，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的《海錄》，曾記載：「千里石塘是在國（按指小呂宋國）西。」又說：「（東）沙之正南，是為石塘。」在同一段話中，出現「千里石塘」和「石塘」兩詞，在其書中的〈亞洲總圖〉中，僅標示「石塘」，此應即為「千里石塘」。仔細審視該圖，「石塘」是用門字形表示，下畫有山形符號，而沒有名稱，此可能為南沙群島。

魏源在1844年根據陳倫炯和楊炳南的著作，撰成《海國圖志》，書中所繪的地圖，在南沙群島的位置標示「千里石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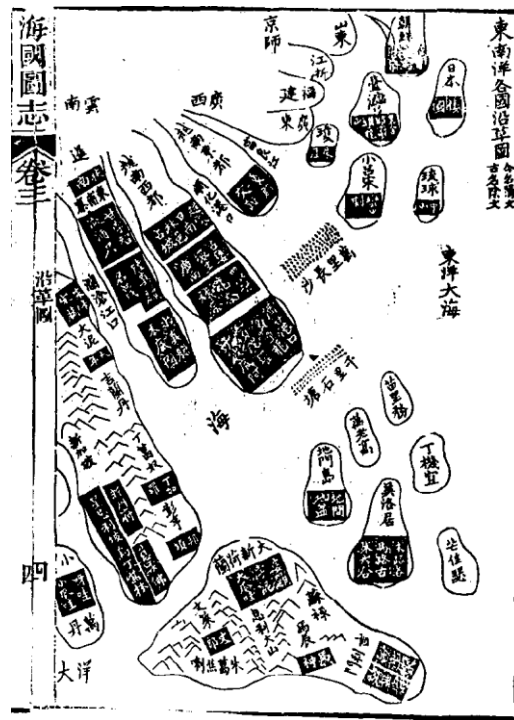


圖22：《海國圖志》的千里石塘

資料來源：[清]魏源，《海國圖志》，卷3，頁3。

在西方著作中，最早的有關南沙群島的紀錄是 1606 年西班牙航海家皮梭拉(Andreas de Pessor)抵達南沙群島西部，將其中較大的島礁命名為 Isla Santa Esmeralda Pequena，很可能它命名的島是今天的南威島(Spratly Island)。<sup>134</sup>

在西方印製的地圖中，最早標示有南沙群島的地圖是 1623 年荷蘭人 Willem Janszoon, Blaeu 繪的印度與東方以及鄰近島嶼地圖，該圖畫出了南沙群島(沒有名字)。(參見圖 17)荷蘭人 Henricus Hondius 於 1636 年繪的東南亞圖(*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 et Insulae Adiacentes*)，他在巴拉望島西邊海上繪出

<sup>134</sup> <http://www.spratlys.org/history/spratly-islands-history-timeline.htm>(2012 年 7 月 11 日 瀏覽)



南沙群島，而沒有名稱。該圖是根據 Blaeu 在 1635 年的地圖而繪出的。<sup>135</sup>

1791 年，Captain Spratly 航抵南沙群島，並以其名字命名該一群島。<sup>136</sup>該一資料與 1843 年的英國捕鯨船長 Richard Spratly 航抵南沙群島的記載不同。

## 十一、結論

南海自古為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海運要道，船隻航行該一海域之速度和範圍，在每個歷史階段皆有所不同。由於受到船隻性能以及對於海洋知識之限制，船隻在南海海域航行之航路，歷經不同歷史階段的改變。而在這不同的航行階段，南海中的島礁遂逐一被探知，也成為航海者必須迴避的暗礁地帶，以及漁民前往捕魚的地點。

由於南海分佈了四大群島、礁石、沙洲和暗沙，而影響航路；再加上菲律賓和印尼群島島嶼散佈範圍過廣，港口分散，各島出口貨物有限，無法支撐長期定期的航運需求，所以東洋航路的記載，在中文文獻上零碎不完整，而且十分模糊。本文試圖從零散的文獻，拼湊出早期南海航行的大概情況。對南海航路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先民如何在南海活動，以及因為船員避開航海的危險海域地帶而知道四大群島的位置。

依據本文前述中文文獻所做的分析，南海航路和島礁之發現歷程大體上可分為下述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在西元以前，船隻僅能以人力推動船行，其航行的路線只能沿著海岸前進，不敢向外海航行，所以未能發現西沙群島。

第二階段，約在西元初期到第 10 世紀中葉，船隻利用帆，船型改為尖底，更有利於在近海航行，所以在第 3 世紀發現了西沙群島，以及在第 7 世紀能越過臺灣海峽。

第三階段，約在第 10 世紀中葉到第 13 世紀末，船隻構造更為先進，能抗拒澎湃的海浪，所以可以越過有激流的臺灣海峽，再從澎湖、經臺灣

<sup>135</sup> [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2012年7月10日瀏覽)

<sup>136</sup> <http://www.spratlys.org/history/spratly-islands-history-timeline.htm>(2012年7月11日瀏覽)

南部到呂宋島、菲島中部；以及從越南南部、經婆羅洲西部到東爪哇。

約在第 13 世紀發現中沙群島，顯然是當時船員想直接從廣州、漳州、泉州、海南島、西沙群島到菲律賓或者想從呂宋往西北航行到中國時，才發現該一群島。

第四階段，約在第 15 世紀發現東沙群島，應是當時船隻從廣州、漳州、泉州往東南、或者從海南島往東航行所發現的。

第五階段，約在第 16 世紀發現南沙群島。而南沙群島應是從越南中部往東航行，或者從婆羅洲往西北航行，或者從菲律賓中部往西航行而被發現。

從中國到臺灣的航路在第 7 世紀即已發現，自第 12 世紀後，已發展出從臺灣到菲律賓的航線。第 10 世紀中葉，有從越南中部的占城到呂宋的航線，當時能夠越過南海相互往來嗎？還是繞經婆羅洲西部再航向越南中部？無法得知。若後者可確定，則應該在同一個時期已有航線從越南南部直抵婆羅洲、菲律賓南部。若有此一航線，則亦應有可能從爪哇到婆羅洲的航線。然後再從菲律賓延伸到臺灣的航線。換言之，至第 10 世紀時，環南海周邊的航線大概已形構完成，而其發展的順序應是循逆時鐘方向進行的。族群和文化的發展，亦可能循此一模式進行。

總之，南海航路之開展和島礁之發現有密切之關係，沒有新航路之開拓，就沒有島礁之發現。惟由於中文文獻對於南海島礁之描述缺乏科學精確度，以致於今人要花許多時間解讀，研判及推論其位置所在，遂乃有不同之看法。古文獻所稱的「石塘」、「石堂」、「長堤」、「長沙」，或者在前面加上「萬里」、「千里」等形容距離的名詞，並無一定的指涉對象，有時被混用，此乃因為寫作者是在傳聞和傳抄的情況下為之，無法求證，以致於出現使用不同的名詞指涉同一個群島的現象。

當 16 世紀西方國家勢力東進後，依賴其精進的航海技術，再加上使用現代之繪圖技術，益使南海島礁之位置更為清楚，有助於以後航行之安全。本文為了更清楚南海航路和島礁之發現，特別找了數張西方地圖，以與中國地圖相對照。無論如何，中文文獻對於南海航路及島礁之記載，與周邊國家所保存的文獻相較，實對於南海航行做出了一定之貢獻。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 中文專書

- J. L. Blussé, W. E. Milde, Ts' Ao Yung-Ho主編，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第3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
- J. L. Blussé, W. E. Milde, Ts' Ao Yung-Ho, zhu bian, Jiang Shusheng, yi. *Re lan zhe cheng ri zhi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Tainan: Tainan shi zheng fu, 2003, di 3 ce.
- 《李準巡海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Li zhun xun hai ji*,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1975.
-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
- (Han) Ban, Gu, zhuan, Yan Shigu, zhu. *Han shu*.
- [東晉]法顯，《佛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
- (Dongjin) Faxian. *Fo guo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1.
- [梁]沈約撰，《宋書》。
- (Liang) Shen, Yue, zhuan. *Song shu*.
- [唐]李延壽撰，《南史》。
- (Tang) Li, Yanshou, zhuan. *Nan shi*.
- [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Tang) Yao, Silian, zhuan. *Li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粵雅堂刊本。
- (Song) Wang, Xiangzhi. *Yu di ji sheng*, yue ya tang kan ben.
-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下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 (Song) Wu, Zimu, zhuan. *Meng liang lu*, xia ce,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81.
- [宋]李昉等人撰，《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59。
- (Song) Li, Fang, deng ren zhuan. *Tai ping yu lan*, Taipei: Xin xing shu ju, 1959.
- [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Song) Zhou, Qufei, zhuan. *Ling wai dai da, shou ru Wang Yunwu, zhu bian Si ku quan shu zhen ben bie j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5.  
[宋]馬端臨撰，《文獻通考》。
- (Song) Ma, Duanlin, zhuan. *Wen xian tong kao*.  
[宋]葉適，《水心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 (Song) Ye, shi. *Shui xin ji*, Taipei: Taiwan zhong hua shu ju, 1966.  
[宋]趙汝适撰，《諸蕃志》。
- (Song) Zhao, Rukuo, zhuan. *Zhu fan zhi*.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木刻本。
- (Song) Yue, shi. *Tai ping huan yu ji, mu ke ben*.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Song) Ouyang, Xiu, Song Qizhuan, *Xin t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第105冊。
- (Yuan) Wang, Dayuan. *Dao yi zhi lue, shou ru, Qin ding si ku quan sh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0, di 105 ce.  
[元]脫脫，《宋史》。
- (Yuan) Tuotuo. *Song shi*.  
[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
- (Ming) Song, Lian, deng zhuan, Yang Jialuo, zhu bian. *Xin jiao ben yuan shi bing fu bian er zhong*,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81.  
[明]馮琦原編，陳邦瞻輯，《宋史紀事本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Ming) Feng, Qi, yuan bian, Chen Bangzhan ji. *Song shi ji shi ben mo*,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65.  
[明]黃佐，《廣東通志》。
- (Ming) Huang, Zuo. *Guangdong tong zhi*.  
[明]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 (Ming) Huang, Shengceng, Zhang Xie, zhu, Xie Fang, dian jiao. *Xi yang chao gong dian lu xiao zhu, dong xi yang kao*,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0.  
[明]顧芥，《海槎餘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Ming) Gu, Jie. *Hai cha yu lu*,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1975.  
[清]施鴻保，《閩雜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Qing) Shi, Hongbao. *Min za ji*, Fuzhou: Fu ji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清]胡端書、楊士錦，《萬州志》，道光八年複製本。

- (Qing) Hu, Duanshu, Yang Shijin. *Wanzhou zhi, dao guang ba nian fu zhi ben*.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成文書局,1983。
- (Qing) Yu, Yonghe. *Bi hai ji you*, Taipei: Cheng wen shu ju, 1983.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中華書局,1957,影印本。
- (Qing) Xu, song. *Song hui yao ji gao*, Taipei: Zhong hua shu ju, 1957, ying yin ben.  
[清]郝玉麟,《廣東通志》。
- (Qing) Hao, Yulin. *Guangdong tong zhi*.  
[清]高拱乾纂,《臺灣府志》,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56。
- (Qing) Gao, Gongqian, zuan. *Taiwan fu zhi, shou ru Shen Yunlong, zhu bian,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xu bian di wu shi yi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56.
- [清]陳倫炯撰,《海國聞見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Qing) Chen, Lunjiong. *Hai guo wen jian lu*, Taipei: Taiwan yin xing jing ji yan jiu shi, 1958.
- [清]陳夢雷撰,《古今圖書集成》。
- (Qing) Chen, Menglei, zhuan. *Gu jin tu shu ji cheng*.  
[清]黃任、郭廣武修,《泉州府志》。
- (Qing) Huang, Ren, Guo Gengwu, xiu. *Quanzhou fu zhi*.  
[清]黃衷撰,《海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Qing) Huang, Zhong, zhuan. *Hai yu*,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1975.  
[清]魏源,《海國圖志》。
- (Qing) Wei, Yuan. *Hai guo tu zhi*.  
[清]嚴如煜撰,《洋防輯要》,第3冊,臺北:學生書局,1975。
- (Qing) Yan, Ruyun, zhuan. *Yang fang ji yao, di 3 ce*, Taipei: Xue sheng shu ju, 1975.
- [民國]柯劭忞撰,《新元史》。
- (Minguo) Ke, Shaomin, zhuan. *Xin yuan shi*.  
[越]《大南寔錄》,收入許文堂、謝奇懿編,《大南寔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
- (Yue) *Da nan shi lu, shou ru Xu Wentang, Xie Qiyi, bian, Da nan shi lu qing yue guan xi shi liao hui bian*,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dong nan ya qu yu yan jiu ji hua, 2000.
- [泰]黎道綱,《泰國古代史地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 (Tai) Li, Daogang, *Tai guo gu dai shi di cong kao*,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0.
- [印尼]薩努西·巴尼著，吳世璜譯，《印度尼西亞史》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0。
- (Yinni) Sanuxi, bani, zhu, Wu Shihuang, yi. *Yin du ni xi ya shi*, shang ce, Hong Ko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xiang gang fen guan, 1980.
-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Zhong shan da xue dong nan ya li shi yan jiu suo bian. *Zhong guo gu ji zhong you guan fei lu bin zi liao hui bi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收入《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wai jiao bu wen jian, “Zhong guo dui xi sha qun dao he nan sha qun dao de zhu quan wu ke zheng bian” shou ru *Xi sha qun dao he nan sha qun dao zi gu yi lai jiu shi zhong guo ling tu*,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 伊能嘉矩原著，溫吉編譯，《臺灣番政志(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 Yineng, Jiaju, yuan zhu, Wen Ji, bian yi. *Taiwan fan zheng zhi (yi)*, Taipei: Taiwan sheng wen xian wei yuan hui, 1957.
-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
- Xiang, Da, jiao zhu. *Liang zhong hai dao zhen jing*,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0.
- 呂一然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
- Lu, Yiran, zhu bian. *Nan hai zhu dao, di li, li shi, zhu quan*, Harbin: Heilongjiang jiao yu chu ban she, 1992.
- 杜定友編，《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48。
- Du, Dingyou, bian. *Dong xi nan sha qun dao zi liao mu lu*,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1948.
- 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 Wang, Dayuan, zhu, Su, Jiqing, xiao shi. *Dao yi zhi lue xiao s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1.
- 松本信廣編纂，《大南一統志》，東京：日本印度支那研究會，1941。
- Matsumoto, Nobuhiro, hensan. *Oominami Ittoukoroza shi*, Tōkyō: Nihon Indoshina Kenkyukai, 1941.
- 林金枝，吳鳳斌，《祖國的南疆：南海諸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Lin, Jinzhi, Wu, Fengbin, *Zu guo de nan jiang: nan hai zhu dao*,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 張禮千, 《東西洋考中之針路》, 新加坡: 南洋書局, 1947。
- Zhang, Liqian. *Dong xi yang kao zhong zhi zhen lu*, Singapore: Nan yang shu ju, 1947.
- 陳天錫, 《西沙島成案彙編》,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
- Chen, Tianxi, *Xi sha dao cheng an hui bian*, Haikou: Hainan chu ban she, 2004.
- 陳冠學, 《老臺灣》,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1。
- Chen, Guanxue. *Lao taiwan*, Taipei: Dong da tu shu gong si, 1981.
- 陳荊和,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香港: 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 1963。
- Chen, Jinghe. *Shi liu shi ji zhi fei lu bin hua qiao*, Hong Kong: Xin ya yan jiu suo dong nan ya yan jiu shi, 1963.
- 馮承鈞, 《中國南洋交通史》,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
- Feng, Cheng jun. *Zhong guo nan yang jiao tong sh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69.
- 馮承鈞校注, 《諸蕃志校注》,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 Feng, Chengjun, jiao zhu. *Zhu fan wang jiao zh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6.
- 楊森富編, 《中國基督教史》,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2。
- Yang, Sen, fu bian. *Zhong guo ji du jiao sh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2.
- 臺灣史蹟研究會彙編, 《臺灣叢談》, 臺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4。
- Taiwan shi ji yan jiu hui, hui bian. *Taiwan cong tan*, Taipei: You shi wen hua shi ye gong si, 1984.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史》, 臺北: 眾文書局, 1988。
- Taiwan sheng wen xian wei yuan hui, bian. *Taiwan shi*, Taipei: Zhong wen shu ju, 1988.
- 劉繼宣、束世澂, 《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1。
- Liu, Jixuan, Shu Shicheng. *Zhong hua min zu tuo zhi nan yang sh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1.
- 鄭資約編著, 《南海諸島地理誌略》,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47。
- Zheng, Ziyue, bian zhu. *Nan hai zhu dao di li zhi lue*,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47.
- 謝清高口述, 楊炳南筆錄, 安京校釋, 《海錄校釋》,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2。
- Xie, Qinggao, kou shu, Yang Bingnan, bi lu, An Jing, jiao shi. *Hai lu jiao shi*,

-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2.
- 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 Han, Zhenhua, zhu bian. *Wo guo nan hai zhu dao shi liao hui bian*, Beijing: Dong fang chu ban she, 1988.
- 韓振華編，《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Han, Zhenhua, bian. *Nan hai zhu dao shi di kao zheng lu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1.
- 蘇繼卿，《南海鉤沈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 Su, Jiqing. *Nan hai gou chen l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9.
- Nguyen Khac Thuan編譯，《撫邊雜錄》，河內：Nha Xuat Ban Giao Duc，2007。
- Nguyễn, Khắc Thuần, bản dịch hiệu đính.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7.

## (二) 中文論文

- 文煥然、鈕仲助，〈石塘長沙考〉，收入韓振華編，《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Wen, Huanran, Niu Zhongxun. "Shi tang zhang sha kao," shou ru Han Zhenhua, bian, *Nan hai zhu dao shi di kao zheng lu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1.
- 別技篤彥著，潘明智譯，〈西洋地圖學史對馬來西亞的認識〉，《東南亞研究》，第2卷(新加坡，1996)，頁103-110。
- Bieji, Duyan, zhu, Pan Mingzhi, yi. "Xi yang di tu xue shi dui Malaysia de ren shi," *Dong nan ya yan jiu*, di 2 juan (Singapore, 1966), 103-110.
- 林榮貴、李國強，〈南沙群島史地問題的綜合研究〉，收入呂一然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
- Lin, Ronggui, Li Guoqiang. "Nan sha qun dao shi di wen ti de zong he yan jiu," shou ru Lu Yiran, zhu bian, *Nan hai zhu dao, di li, li shi, zhu quan*, Harbin: Heilongjiang jiao yu chu ban she, 1992.
- 陳鴻瑜，〈西元初期至第七世紀環馬來半島港市國家、文明和航線之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8期(臺北，2007.11)，頁131-188。
- Chen, Hongyu. "Xi yuan chu qi zhi di qi shi ji huan ma lai ban dao gang shi guo jia, wen ming he hang xian zhi fa zhan,"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28 qi (Taipei, 2007.11), 131-188.



### (三) 英文專書

- Groeneveldt, W. P.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Batavia: W. Bruining, 1876.
- Hall, Kenneth R. "Economic History of Early Southeast Asia," in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 From Early Times to c. 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hao, Ju-kua.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sup>th</sup> and 13<sup>th</sup>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trans., and eds.,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 Klerck, Eduard Servaas de.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Rotterdam: W.L. & J. Brusse, 1938.
- Needhan, Josp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atanñe, E. P. *The Philippines in the 6<sup>th</sup> to 16<sup>th</sup> Centuries*, San Juan, Metro Manila: LSA Press, 1996.
- Ray, Himanshu P. *The Winds of Change: Buddhism and the Maritime Links of Early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amuels, Marwyn 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Methuen, 1982.
- Scott, William Henry. *Filipinos in China Before 1500*,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1989.

### (四) 英文期刊

- Meulen, S. J., W. J van der. "In search of Ho-ling," *Indonesia*, 23 (1977), 87-111.

### (五) 報紙

- 史棣祖，〈南海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人民日報》(北京)，1975年11月25日，2版。
- Shi, Dizu. "Nan hai zhu dao zi gu jiu shi wo guo ling tu," *Ren min ri bao*, 1975.11.25, 2 ban.

## (六) 網路資料

- <http://www.spratlys.org/history/spratly-islands-history-timeline.htm>(2012/07/11)
- <http://www.taiwan123.com.tw/LOCAL/name03-13.htm>(2012/06/12)
- 南沙群島在線之網站資料(Nan sha qun dao zai xian zhi wang zhan zi liao) :
- <http://homepage3.nifty.com/boumurou/island/11/Manrigashima.html#Paracel>(2011/09/29)
- <http://library.ust.hk/info/exhibit/maps-9706/map-gallery6.html>(2012/08/16)
- [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2012/05/24)
- <http://www.cartography.henny-savenije.pe.kr/quality/>(2012/06/20)
- <http://www.antiquemaps.com/asia/seasia.htm>(2012/03/29)
- [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9756/India_quae_Orientalis_dicitur_et_Insulae_Adiacentes/Hondius.html)(2012/05/25)
-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rus\\_Plancius](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rus_Plancius)(2012/11/03)
-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4\\_Orbis\\_Plancius\\_2,12\\_MB.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4_Orbis_Plancius_2,12_MB.jpg)(2012/11/03)
-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rus\\_Plancius](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rus_Plancius)(2012/11/03)
-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2\\_Insullae\\_Moluc\\_Plancius.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592_Insullae_Moluc_Plancius.jpg)(2012/11/03)
- [http://pandora.nla.gov.au/pan/60542/20060914-0000/www.nla.gov.au/exhibitions/southland/maps-1623\\_Blaeu.html](http://pandora.nla.gov.au/pan/60542/20060914-0000/www.nla.gov.au/exhibitions/southland/maps-1623_Blaeu.html)(2012/11/05)
- [http://alteagallery.com/stock\\_detail.php?ref=12234&search=c](http://alteagallery.com/stock_detail.php?ref=12234&search=c)(2012/11/05)
- <http://trove.nla.gov.au/work/31794700?c=map&q&l-zoom=Country+level&l-decade=164&versionId=38575745>(2012/11/05)
- [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v/c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v/c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2012/11/05)
-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1/Kunyu\\_Wanguo\\_Quantu\\_%28%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29.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1/Kunyu_Wanguo_Quantu_%28%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29.jpg)(2012/11/08)
- <http://seldenmap.bodleian.ox.ac.uk/map>(2012/11/13)
- [http://www.worldmapsonline.com/far\\_east\\_1571.htm](http://www.worldmapsonline.com/far_east_1571.htm)(2012/11/20)
- <http://tw01.org/group/terabithia/forum/topics/guo-ji-ming-ming-wei>(2012/11/21)
-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2012/11/21)

## **The Discovery of Early Sea Lanes an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en, Hurng-y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he oldest written record concerning sai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ates back to the 2nd century B.C. At the time, the boats were only capable of voyage along the coast. Therefore, the main route wa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dochina,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Indonesia Islands. The sailors dared not voyage far from the coast. In the 3rd century, the Paracel Island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5th century, as nautical and navigational skills became more advanced, it became possible to sail directly from Guangzhou to Java island, and then to Borneo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In the 7th century, the first voyage from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Reuchieu Island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10th century, advances wer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The vessels could now resist stronger waves and sail for further distances,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s to Penghu (Pescardos), Southern Taiwan, Luzo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Philippines and from southern Vietnam through Borneo to East Java. In the mid-16th century, the Macclesfield Islands and the Nansha Islands (Spratlys) were discovered. The islands were discovered by crews sailing directly from China or Vietnam to the Philippines or northwest from Luzon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the Pratas Islands were discovered.

Researching the early voyag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s well as the trade and the exchange of cultures in this area. Furthermore, there is currently a conflict of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dis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n help with these claims of sovereignty.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China, Vietnam, Wanli Tchansa, Chenli Tchansa**